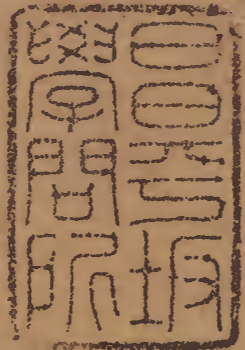


呂子評語正編

三十之三



漢書門	八五九六	函架	冊架
類	號	一七	二九

內閣文庫	八五九六	函架	冊架
漢書	號	一七	二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96
冊數	12 ( 7 )
函號	277 155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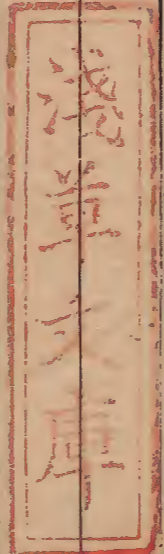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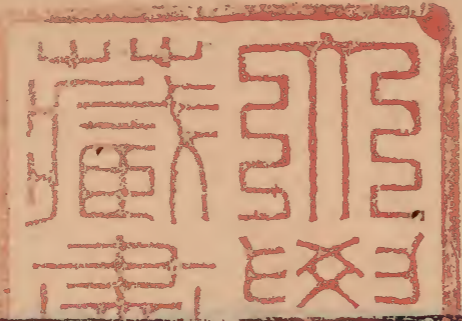
孟子離婁上

引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黃淳耀**文時至戰國先王之遺風餘烈掃地盡矣其上有剛毅戾深之君其下有阿諛順指之臣相與蓋滅古法而放意於兵爭之間孟子逆知其後之無所底也上述唐虞下推三代以待君臣相得之朝講求其法而措之天下惜乎潛溪諸公徒為朱子後人而不能有所建樹也

首節

人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正與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趨下來以一人而較多人之智以未經歷人而較已過來人之智其



勞逸可不辨而明也。良知家欲奮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周公制作。堯舜何不先盡爲而待周公。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曾講求堯舜之道。雖遇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之逸於制作者。正以其能監前古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惡講求。俱是棄逸而取勞。其所爲皆苟簡滅裂。而釀亂無窮。安能治天下哉。

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節

**陳際泰**文云云。法字即指仁政。此竟作刑法之法。謬甚矣。且此節承上文起下兩節意。重在仁政一邊。故下句與上句有賓主欹側之勢。呆講亦失語意。

詩云不愆不忘節

此節只是愆忘行先王之政。重在過字。

法之當遵。上下文說盡。此節專重過字。引詩正取不愆忘以決遵之必無過耳。

下節方說先王之法之善。此只決遵法之必無過耳。當時說士力破王政。以為必不可行。如今人謂封建井田必不可復。猶是戰國學術。故孟子先破此說。通節重過字。過字從彼意中看出。須在遵後言。不是遵字前議論也。

過字帖愆忘說。

聖人既竭目力焉節

評家謂三段實有賓主。吾則以為不然。三者有大小。非賓主也。看註中耳。日心思未嘗分別。故慶源謂皆聖人所作。故作一統說也。仁覆天下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是此節只重制爲法度耳。

政便是聖人心思。以有不忍人三字在也。聖人心思之既竭。亦何從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是繼字之妙。不是竭了後纔去繼。繼政外別有箇聖人心思也。仁覆天下。註補及後世三字。其義乃圓。而於上下文尤緊。人謂語意重。當法聖人。然上節已過。下節尚虛。若複上。即侵下也。只說聖人立法之善。而後人當法已在言下。

詩云天之方蹶二節。

此二節。總是泄泄之臣。無往而可。無時而可。無人而可。上截是士大夫之箴規。其詞不堪之甚。下截是里閭之笑罵。其詞更不堪之甚。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節。

古人所抱之道大。故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世。無不可為之君。孔孟

栖栖皇皇。似與後世銜鬻者同。然其道斷不可貶。故所如不合。若可貶。即非道也。後世人臣。本自無道。但從利祿起見。安得不為諧媚之言。諧媚似乎極恭。不知其下者欺罔行私。其上者以智術相籠絡。正不恭之甚者也。後人妄論伊川之折柳問疾。考亭之誠意正心。為迂濶不善進說。止是諧媚不恭議論耳。

朱子謂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故就上句中緊一步說。是正解。

此句所重在閉邪。然不知閉之之道。則矯拂而不入。故必開陳善道以曉之。則邪不難閉矣。

此兩句。只是恭敬兩字落得好。若只云謂之忠。則便不見斯義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哲宗戲折柳枝。伊川謂方春發生。不

可無故摧折。正合孟子之意。温公聞之不悅。豈可便謂之不忠。若於恭敬兩字分量。則煞有未盡在。劉安世之徒。老大以為不然。至蘇氏則竟成嘲謔矣。古義不明。可勝三歎。然今日朋友間。也只講得容悅一法。所云責難陳善。閉邪者。或未之見。萬一有之。大為迂怪。而又何君臣之云乎。

**臣章成文**尊主卑臣之說。亦後世以勢位言之。而非其誼也。**臣自**秦以後。君臣一倫。未嘗正。故其治亦卑。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首節

**歸有光**文性學不明於天下。天下之望聖人也。過高。而其自待也。過卑。而不知其道之所至。不可易也。**古今**病根坐此。

至字作極字解。不作到字解。惟規矩為方員之極。故天下方員稍

有未盡。將規矩一照。便見規矩立於此。天下許多方員。必須從此做出。若云已至。未至。能至。可至。則是規矩下別有許多方員式樣矣。

至字訓極字。不可作到字解。若云凡人不至。而聖人獨至。聖人既至。則凡人可至。皆隔鞞爬搔也。

至字該法字。其中變化無窮。

聖人原不為人法。而人法已盡。

後世人倫。都傍聖人至處。辨別出來。

知有至。然後能法。不知至。便下達無底。

至之道。日在目前。人自不由也。

人之不求人理。大都云聖人不可學而至。及其論為人也。則又未立而講權。未正直而講圓通變化。又似滿街都是聖人。則是任

其意爲方圓無非規矩也可乎。故天下不方圓之物。定畏規矩。敦人倫之人。定畏聖人。從畏生道。從遁生侮。總不出孟子自暴自棄兩病。然兩病又只一病。惟其自棄耳。如程子張子從小便道聖人可學。是甚志識。

**楊以任文**云云。評陳選譏其通篇立論。俱從家庭說起。與下文君臣有碍。不知人倫二字。原是通說。說人倫必從家庭起。亦聖賢不易之理。到下文只就人倫中提出君臣說。亦初無妨碍。豈必因下說君臣。而此句中亦刪却四倫耶。最是不通之論。

欲爲君。盡君道節。

有堯舜而道之至乃見。堯舜者。至道之體質也。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而已矣者。再無別樣也。亦無所不盡也。只這些子也。毫釐千里也。

非舜事堯之道。分毫不可假借貶損。是舜事堯之道。其間正多變動神明。兩邊夾來。法字之理乃盡。

不敬二字。自庸臣至奸佞。到此二字。都無辨處。

**陳子龍文**士生後世。而懷事君之心。則凡古之名臣賢佐。其可法者亦多矣。然苟不求乎至而得其一偏。皆所挾之謬也。評如是講。方與上至字相照。今日人品卑下。大都謂古人可法者多。何必出於聖賢一路。只此說一誤。墮落無底之淵耳。**文**人臣之事君也。莫患於有差等之心於君。而易其當然之所由。**評**此義極是。孟子非仁義不陳。齊人所以莫如其敬王也。**文**相其君而代其位。舜之事堯。烏可法也。**評**何必說到此。果然是舜之所以事君而堯禪之。又何不可法。但曹丕等非其人耳。**文**必堯而後事。則桀紂無臣。必舜而後可。則伊周無君。故夫法古人者。得其心

之所在而已。未說定法。先講活法。然則堯舜不但不足法。直為害於天下後世矣。欲為臣盡臣道。舜之所以事君。方為臣道之至。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此所謂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也。說箇道字。便有多少義理事件。試看舜徵庸時。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烈風雷雨勿迷。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事治。百姓安。察齊曆象。時巡羣后。任用禹稷諸臣。多少平成事理。皆所謂盡臣道也。乃所謂當法者也。若謂不必論其事而即論其心。則何必以舜為至而法之哉。或曰。照下文仁與不仁。似論心亦是。曰。注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蓋以盡道不盡道分仁不仁。不以仁不仁分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重言心而輕視道。便成顛倒謬誤。便失孟子本旨。人倫日用。必皆求止至善。孟子所以道

性善。而稱人皆可為堯舜。未嘗放鬆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胡行亂走也。只是後人自畫定。不能居仁由義。妄謂堯舜不可再。只要得其心。心是無形無據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其私。總由一點自棄之心。以逞自暴之論。學者所當深戒也。

孔子曰道二節

**陳際泰文**為君者必如堯而後可。稍不如堯。而將降為暴君。為臣者必如舜而後可。稍不如舜。而將降為賊臣。則無以處乎湯武。而又有以開乎不肖。是固便於天下之為私者也。必求如堯舜。乃能為湯武。如公言。乃便於天下之為私者耳。孟子言必稱堯舜。謂人皆可為。逼拶到至處。不肯開方便法門。故引孔子道二之言。正言不為堯舜。即為幽厲。中間更無別路。如大士言。則道三矣。總為後世庸劣者尋出路。將不甚而身危國削者。賢於

孟子詩言卷三十  
九  
暴之甚者耶。凡此等見識。卽是孔孟門下罪人。學者不可不辨。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行有不得者節

艾千子謂其身正進一步講。方得註中自治益詳意。不知自治益詳。乃指皆反求諸己句。非另有正身之功。卽所謂皆反求諸己。亦卽在前節說到盡處耳。非謂仁知禮之反猶區區。而此更進一步也。

人見天下歸。與配命多福數字。局面唐皇。使欲鋪揚盛大以爲冠冕。此乞兒望門喝采。不知門裏人事者也。其身正卽在反求內。天下歸卽在身正內。節節要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其身正三字當重讀。是重難語。下半句當急讀。是我足語。此而字轉與他處不同。是歸併上半語。

天下歸三字。雖受張皇。然非題意所重也。只在反求中深勘一步。取正字。則天下歸。亦只於人親人治人答中。考實一層耳。引詩不重福命。亦只取自求二字。而帶証天下歸。原繳親治答三字也。

詩云永言配命節

引詩重自求。不重永言。

命福卽在反求處。

須見福命之原。反求自得。不是歆動語。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此是孟子得曾子大學真傳。借恒言發明。其本領極大。其用意深切著明。

恒言本無此義。孟子借作箇題目耳。



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粘定家說。但一氣讀看。則壹是皆以身爲本意。隱然言下。

孟子曰爲政不難章

**陳際泰文**內行淳備。有以陰開其天而塞其口。舉措得宜。有以深折其氣而服其心。而後一國與天下。從風而靡。而後人主之德教順流而下。**評**孟子但言爲政機勢所及如此。原重在巨室。不得罪三字中。固有本領意。却在言外。文能補出本領固善。今欲中已意。反將孟子主意抹殺。以巨室一國。天下一例瞥置。却不可也。

自巨室之國。一國之天下。其中次第。各有實際。方到得溢乎四海。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章。

首節

孟子德力皆天之說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是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亂而已。看三代以後。天下之存亡。皆以強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說精。不然。則三代以下。無天矣。若謂強大相役。便是天理。此却不然。朱子所以辨同甫漢唐之論也。

**章世純文**天之道。主於扶德而已。隨其世之有道無道。展轉屬之。未有易也已。是故有時而行正道。有時而行權道。行正道。則專屬於賢德。行權道。則若附於強大。夫天豈亦畏強大者哉。其能爲強大者。必其小能自立者也。不然。亦其先世少有功德者也。世無大德大賢。則小德小賢。亦能成其強大。天意亦徘徊附之。而其人亦遂能制小弱存亡之命。**評**至理。方見二者皆天之義。

從後世功利眼中看來。只有小役大弱役強。信有道之天不過從腐儒眼中看來。只有小德小賢役大德大賢。又信無道時亦天也之說。不過讀此文一過。使兩家胸膽眼孔。皆為之一開。天下有道兩役字。與下役字不同。

今也小國師大國節

是猶弟子而耻受命於先師也。不是訶其不受命。正訶其為弟子。不是怪他耻。正是怪他師。正是怪他失所耻。正是要他知所耻。如耻之莫若師文王節

**羅萬藻文**云云。評大意歸重德賢是矣。然所以重德賢者。以其仁也。師文王者。行仁政也。若陰謀柔節以圖大。仍是師大國。仍是無道天下之講究。正與下文兩節意反矣。當時文人胸中。只有一副功利作用。見識於仁字毫無把柄。故其病每爾耳。然其誤

總從史家陰行善錯解來。

詩云商之孫子節

**陳際泰文**善取天下者。有所以屈人而非力也。善失天下者。有所以予人而非弱也。仁不可為眾。孔子蓋為周尊。而又為商解也。**評**三代前總未嘗有謀取天下之事。歸仁去不仁。自是定理。聖賢去就予奪。皆以仁為斷。非謂勢不得已而從之也。如斯文。將曹瞞當文王。馮道當微箕乎。臥子稱其胸有全史。每能以古証今。不知其熟於後世之史。而闇於聖人之經。反以今証古。此凡為史學之大患也。

此章原為當時諸侯恥見役而不能自為強弱言。故無敵二字。須指侯國講。不指民下歸往也。國君天下之辨。正為此耳。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首節

聚欲勿施惡。即仁也。須說得醇細。不可入驩虞作用。玩爾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民之歸仁也節

首節是上感下。此是下應上。說應。正所以滿足感下之理。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

仁人之安宅也節

**揚以任文**仁有時窮君子之心。有義扶之而起。**評**將義合仁字。是作者發明。非題之本義。且仁與義同生並有。非仁窮而義出。亦非用義以制仁也。故要合仁字發明。須見得理一分殊之旨。**文**義之於君臣也云云。**評**五倫中固分仁義。然此義字。却指心性日用之全理。所以流行於人物間者。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此章有主天下人說者。有主為天下人說者。當如何。曰。讀白文自見。曰求遠求難。明對當時邪說功利諸家。舍却根本。言道言事。故特地指醒。簡目前現成道理與他看耳。全旨自當主立教擇術者言。不是家喻戶曉也。但末句却就天下人身上看。正見道理只得如此。故立教擇術。更無事外求耳。若末句責重為天下人身上。要到得人人親親長長。又多轉折。反失却指點。邇易語氣矣。

上二句是喚醒他岐塗。末句是指示他寔地。指示正所以喚醒也。求遠求難。孟子明有所指。非文法泛言也。

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是就現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事他求耳。若要到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道理在。但此章只重指點。

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然大旨責在主教倡治之人。則補此義更爲圓滿。

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到人人親親長長。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爲平。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矣。蓋邇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爲。不可求差了。自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毫不費工夫也。

帝王制度文爲。都只是親親長長中條目耳。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平。只就上面分出箇景象名目來。絕非兩層。方見得最邇最易。而字是直指語。非轉關語。亦非推一步語也。

末句只就上文點寔兩在字。以示人知所求。正要說得極邇極易。一侈張天下平。便覲面千里。

天下平。只在擇術正立說。

天下平。正見尊王斥伯。復三代仁天下本旨。

親親長長天下平。此理直至今日不易也。直至今日無人信及。玩全節語氣。於此句下應有然則何不求邇易而求諸遠難哉之意。然白文却只此縮住。令人自悟。千載下猶若見其當前指點。是孟子文章之妙。

**陳際泰文** 玄寂之學。其道使人離而親戚。去而君臣。不復知有人倫之樂。此爲平天下者之害一。**評** 明切。足破老莊之害。**文** 刑名之學。其法使人生之隘陋。用之酷烈。將盡喪其樂生之心。此其爲平天下之害二。**評** 漢唐以後經濟。只在這條內修改妝扮耳。然要知此一害。原從前一害生來。**文** 黜異端之學。以其道不可以平天下也。**陳臥子** 儒者之攻異端。慎莫以其精者與之爭勝。

而已。蓋其精者或有非吾儒之所及。而其粗者亦卒無以易吾儒也。佛老之興。皆始於士大夫好言性命之學耳。此卽孟氏近邇之說乎。昌黎原道諸篇。子瞻指爲慕其說而不知其味。此確論也。然聖賢之道。使人人能慕其說而爲其行足矣。又何用知其味乎。**評**讀大士文及臥子評語。可知一時士大夫。其惑溺於佛老者甚深。錮而聖人之道不明久矣。方以精者遜佛老。而自處於粗。謂彼之精。非吾儒所及。但不可以平天下。吾之粗。僅可以處家國天下。而不足與爭性命之學。其迷謬如此。則固已屈膝乞命於其庭矣。而又曰吾儒也。例當與之強辨。則辨其不可以平天下而已。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庶。無不以人道爲不得已之俗緣。而別有一明心性離生死轉禍福之妙道。視爲極至。惜爲俗緣所累。不得而究也。嗚呼。其亦勿思甚矣。聖人之道。其

所以能平天下者。惟其窮理盡性至命之至精也。異端之所以不可以平天下者。正其不精於性命之學也。秀才未嘗明聖人之道。其胸中所見。更出異端之下。而又冒儒以闢釋。則其爲闢也。適助之焰而已。如大士臥子者。謂之秀才則可。謂之儒固未可也。秀才者。異端之下嗣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徐閻公**前敘後斷。此定體也。**評**原不是前敘後斷體。孟子述爲已論。未嘗稱引孔子而後斷之也。誠之改爲思誠。固非異義。亦非敘非斷。此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相似。不是稱說卦象也。

首節

此節從事勢挨推。有此節次。到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並無節次。要之誠身原不爲順信獲而後誠之也。聖賢從人情物理指點

出歸根用力處。須如此分明耳。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節。

只是一箇道理。離人身看。著人身看。有此各樣耳。因人人不能完得此理。在人身難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完得此理時。原不曾另有一件。雖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至誠便能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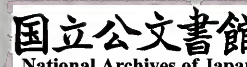
孟子只換得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之節。已櫟括在內。蓋明善乃思誠之本也。於思字中補出明善工夫。方得微義。  
人但知思誠。即天道之誠。謂上句合此句。不知得天道者亦必思

誠却是此句合上句。須見兩句分不得處。

至誠而不動者節

中庸天人後面分說開去。其合處互見。故中庸至誠專就天道邊說多。此處不分天人。即接至誠二字。是即思誠以極其誠。由人以合天。如中庸致曲節之至誠也。中庸至字不說功夫。此至字兼功夫說。

**陳子龍**文誠之用大矣。評道著用便不是。文能以誠動物。則天下之人皆可為我用。評為甚要天下人為我用。至誠自然動物。非欲動物而思誠也。說到要人為我用。更不是。文萬物莫不以情相感。而世之處平時者。以為儀文禮節之間至矣。此甚非也。評儀文禮節亦誠之道也。公自看壞一邊耳。文世有屈平之流。蘇公伯奇之輩。所仰天而疾首者。而聖賢未以誠許之。則君子之



所自勉者槩可知已。可知誠字不是粗淺語。至誠根明善誠身來。有多少工夫火候。全體大用學問。不是一真心便了也。此但作真心兩字看。故議論見解皆極粗。真心感人。雖尋常忠厚人亦有之。非至誠之動也。

孟子曰伯夷避紂章

二老者節

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

英才與老成皆不能及。此之謂大老。

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名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統子。而大老之歸。又從文德之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上事。非後世養賢圖大。杖策從王之比。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章

故善戰者服上刑節

天將開治。必以殺戮靖亂。殺戮必假手於殘暴之人。凡猛將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國功臣。不能善終者。人多歸過人主猜忌。不能保全。實則其道有足自取者。亦天理之所必然也。惜此輩不知書耳。若諸葛武侯郭汾陽曹武惠。雖善戰。其知免矣。為將者何可不讀書。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陳子龍文潤略之主。不尚恭謹。廣大之君。不急纖朴。必不得已而出於恭儉。而猶飾詐以欺世云云。此論悖矣。孟子要真恭儉。豈抹撥恭儉哉。看對滕文言為國首。及賢君必恭儉。後列仁政。恭儉為仁政之本。豈小德哉。恭儉二字看得輕小。即與孟子所

見成觶忤。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首節

雖授受而不親。不是不授受。

曰天下溺節

不援處。正是以道發明不援。正發明以道。以道二字方見的切。

所以不援。卽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

層說。便隔。

孟子曰事孰爲大章

首節

不失能事。不是兩件。

孰不爲事節

評家謂此節只申明上文大字意似矣。而未盡其解。大字只講包括。本字纔推究其實。正是所以大處。若仍在事親守身上鋪張。既復衍無味。亦失其義矣。全在事親守身。推究到凡爲事凡爲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次第精密周通。方得本字之義。本對末而言。由本至末。中間正有條理。

曾子養曾皙節

若不見得狂士之志。則曾子之必曰有。亦止在口體上事。惟寫得曾皙志出。而後曾子之所養乃見。而曾子此一答之志亦見。

**黃淳耀文**有酒肉之時則誠有。無酒肉之時則誠無。是曾元而已矣。評若然則將以復進句爲剩語矣。養志養口體下面批斷甚明。養口體亦庸俗之孝事。原不會說壞曾元。今欲於上面周旋曾元一番。并謂曰無有亦是誠信。此却太過。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節

可者僅可之詞。孝到十分。只盡已分內事。纔少一分。便是不盡分耳。細心體貼。程子之意。方知可也兩字。極下得穩。

異端毀性滅親。而曰超度為孝。俗宦絕養奪情。而曰顯揚為孝。人類幾何而不滅也。

今人輒以貧無以養為辭。反責望於遺貲。是父母當自養。并當養子孫也。異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君心之非。所以為適間者也。格君心之非。所以治人政者也。

格君心之非。有正己本領在。

格字。有本領。有風裁。有作用。

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人多說得一

邊耳。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非孟子達於事情。不能為是言。

說到此等處。於人情物理之變。無微不矚。可知聖賢煞曾體究來。

只是照管自己。機至自化。不若庸人以機生機耳。若謂聖賢不

知世間有機事。是以愚視聖賢也。

註中脩已觀人。補出言外大意。見孟子此章用處。非僅作一番不

平慨歎也。二義中又脩已為重。

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毀之。則自以為不足。近日奔

競之徒。不足言。即自號名宿。鬩然有聲於時者。大槩不出此語。

豈特凡人。直顛倒於下流之毀譽耳。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章

陳子龍文既曰師矣則必羞言學。評凡為學究先生及諸藝術之師者果操何術哉始於立異以示奇而終於作偽以欺世云云。師者果操何術哉始於立異以示奇而終於作偽以欺世云云。評語倒始於作偽故立異示奇耳。文今日人師必有一定之軌矣。行止必相隨步趨必相倣非惟人厭之其徒亦必厭之而無如有師之號也。即稍有自見必無大功。評古聖人教人亦必有一定之軌此惑於良知家言譏侮儒先即前所云立異倡教玄虛誕妄者大樽亦不自知耳。文終日危坐而不言終身整容而不笑此非惟人苦之在已亦必自苦之而無奈好師之名也。即行已無玷亦非俊士。評終日危坐整容如此師世亦少有但見一輩顛狂耳此東坡侮程子而朱子亦謂必被他無禮者行已無玷尚非俊士將以無賴不檢者當之乎。文羣相倡和以惑當

時反以天下通明俊偉之流為未聞道而輕之。評都是良知家罵程朱之說。文高自位置以疑學者反以古人風雅史傳之作為不務本而黜之。評此東坡水心等誚程朱之說袁黃李贄之所宗也。文原其始不過借以為名高耳而人主者多厭而遠之惟其遠之而無聊也故益自迂僻立徒黨以自慰。評將以孔文仲韓侂胄為正論耶此章孟子欲學者不自足而求進然後可以為聖賢盡人道若好為人師則志氣浮躁而滿假淺隘不復可以成人故曰人之患為人之自為計非指數人師之弊也。或借題抒寫師弊自作一則快談亦文人出奇處亦當依傍正學未嘗不可成名論不當佐邪說而訶詆儒先也。即言人師之患亦虛玄畸異之患深而學究訓詁之患淺人師講學亦以陽儒陰釋非毀禮法而猖狂無忌之患大而拘牽末節修飭儀容而

中無實得之患。小先王設教。必以禮儀規範。謂禮儀規範。必本忠信實德。則可。不可謂去禮儀規範而專求忠信實德也。況其所求並非忠信實德乎。試看程朱之後。雖數傳失其指。然其淵源授受。直至宋景濂。方希直。雖不能大有所為。而卓然尚有可觀。靖難殺戮後。此學方絕耳。若陸子靜一傳而門人罵坐打人。傅子淵以失心死矣。王伯安一再傳而門人狂悖無行。顏鈞以詐財笞獄。梁汝元以不軌捕斃。李贄以左道伏法矣。此其為天下後世之大患。不昭然可鑒耶。而臥子猶祖述其旨。公然見之制義。亦可怪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樂正子見孟子節

從子敖後去見孟子。必有多少不妥處。正要從見時體勘出來。方

覺孟子一喝。令人自發猛省。

須見責之正是厚處。

子亦來見我乎。突如一語。摸頭不著。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是摸頭不著語。是自信不差語。

一樣昔者兩字。樂正子數來極近。孟子數來極久。

孟子謂樂正子章

人謂徒哺啜也。四字難當。吾謂只子之從於子敖來一句已難當矣。

**錢**正子不必有哺啜之意。則徒哺啜而已矣。**評**徒字妙義。要之徒便不可。況今之求薦引。說事過錢。為子弟營進。不止于徒者耶。**文**學古之道。而以哺啜。是以古之道。哺啜也。遠之則為先聖淵源之玷。而近之則為師門禮義之差。**評**誦事侯門。講學之

孟子言言卷三十一  
徒其間頗有未嘗傳習於先輩君子而假借名號且以媚大官者對此能無愧耶。然則士大夫學古之志可不堅乎。也須學得正徒古不濟事。

孟子曰仁之實章

朱子謂此實字是華實之實蓋五者之用最廣惟此爲之實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枝葉有以發見極其盛卽有子本立道生之意也以名字翻實字者誤。

實字是根本義不是該盡義。

實字只作本字解非與仁義作對待說若以名字文字等翻剔便似仁義假而事親從兄真其害道不淺。

五件道理極廣濶然其實在此。

天下道理無不根原于孝弟此五段所同也然其實只有上二段。

下三段又因上二段生出故曰知斯二者云云下三段正所以完全上二段者也粗心人泛看只是仁義智禮樂盡于事親從兄真大顛預矣。

仁義智禮樂五者不是平列也不是隨意舉似粗心者看做一樣若云天下道理其實只一孝弟大段亦未爲不是然失其旨矣仁義兩件並立亦一亦二知禮樂又從上兩件見三者又不是平排亂拈由知而禮而樂道理相生與工夫節候皆有次第說到樂之實處道理似輕而工夫節候極深微妙知此乃見朱子總註之精喫緊爲人處。

首節

仁與事親義與從兄兩邊看得精粗大小遠近判然膠粘不上皆因中間不見關扭處故註中補出愛敬二字蓋仁義是性事親

從兄是事。若不明愛敬實地關扭。費盡分疏。終成兩件。從事親從兄看到盡頭。從仁義看轉源頭。其中許多層次。

知之實節

講知之實二段。人但謂知二者是也。禮二者是也而已。不知知勿去與節文。乃是智禮。而知斯二者與節文二者。乃智禮之實也。若人言。則天下無所謂仁義智禮樂。只有事親從兄而已。仁義智禮樂。皆撰造虛名為害道之具矣。奚可哉。

陳際泰文

人亦有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此氣勢之說。不足以明禮之本。而服行禮者之心。自不解經義。乃敢妄言樂記之言。正明本也。不知者不服耳。又家庭有父子。非有人教其為尊卑而自然有此尊卑也。此便是天高地下而禮制行。又家庭有兄弟。非有人教其為先後而自然有此先後也。此

便是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又溯禮制之所從生。而破從前天地高下萬物散殊之說之所由失。曰禮之實。豈若是其煩縟。禮之實之說。豈若是其迂濶乎哉。而後孝弟之權重。禮何嫌煩縟迂濶。但須明其實耳。且孝弟豈爭權者。人議其未解節文字。大士曰說書上甚明。可從鄉學究借觀之。吾謂鄉學究與大士總一類。鄉學究說書與大士此支總一類。其不解節文字一也。豈得以大士欺壓鄉學究哉。

禮自禮二者自二者。節文斯二者。乃禮之實。非謂三千三百非禮而孝弟為禮也。若謂禮盡於孝弟。即不懂孟子之言矣。功夫到樂處。乃盡。故曰成於樂。又曰不如樂之者。手舞足蹈。不徒作形容語。老萊子衣斑斕。跳躍作嬉兒狀。莫認作有心做作也。曾子母嚙指而心痛。何手足之不關父母兄弟耶。



一也。則疎矣。

度之而無不同。故人皆可爲舜文。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黃淳耀文**乘輿濟人。在子產當自有說。而或倣此以從政。則末矣。

**評**不以此一事槩煞子產則是。若謂此事又有別義則非。**文**古制宜復。而憚違流俗之言。其弊也。井田裂。封建廢。而民生不聊。今法宜變。而惡拂世主之意。其敝也。淫樂作。慝禮興。而風俗大敗。此所謂日不暇給者也。**評**漢唐以後。儒臣名相。不能反於三代。病根只坐此耳。此非時文之士所能言也。世亂澤竭。民不聊生。爲連帥方伯者。能搏擊貪暴。典舉廢墮。則民生實被其仁。若煦煦子子。以壺餐爲德。平反爲能。而縱舍大奸。慝食人而不問。此失大臣之職。雖清謹自守。口惠流傳。其實與浚民病國者同。

罪也。先生器識。真得古大臣本領。至後幅所云。直中漢唐以來諸名臣。隱微深痼之疾。又無論庸臣情事矣。伊川先生稱范醇夫。唐鑒云。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若先生此文。豈與時文論傳不傳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曰。諫行言聽節。

後世人臣。只多與十萬緡。塞破屋子。便稱身荷國恩矣。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與彼却無干涉。能言得行其志。不負所學。受恩正自不同。

**文**人臣義有不合。而不容不去者。所以明進退之節。而不敢苟也。人君聽其去。而不必其留者。所以成人臣之志。而不敢強也。則臣之去也。固非悻悻然以薄其君。而君于其臣之去也。

亦豈能恣然自處其薄乎。評如此說去字。纔見君臣之義合當如此。不是曲護君子也。君臣以義合。合則爲君臣。不合則可去。與朋友之倫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惡。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卽是君臣之禮。非君臣之變也。只爲後世封建廢爲郡縣。天下統于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嬴秦無道。創爲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絕。并進退亦制於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爲之一變。但以權法相制。而君子行義之道幾亡矣。其有言及去字者。諸臣媚子。輒以二心大逆律之。不知古君臣相接之禮。當然也。文正得此義。若但以幹旋君子立說。猶後世諧媚眼孔中見識耳。

三有禮是舊君自盡之道。其情文篤至如此。所以起爲之服義。若說做規例故事。卽成虛套。若說惟恐天下人議其薄。卽成矯飾。若說所以勸誘招致。卽成權術。如何能感人爲服哉。禮字須看得好。時文家纔說著禮。便多擺設在外面。自晉人以後。讀書人眼孔只得如此。

舊君是章義。若泛作明良拜颺膚語。固是不切。近則滿紙新朝故主。如長樂老飲酒開卷。讀所自述。更事各朝官階勳爵。以爲榮思之無乃赧顏乎。以此爲顧章旨。所謂自取敗闕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唐順之文經權一道也。評此句得。文禮本於會通之觀。雖有定體而未始有定用也。義本於物宜之象。雖有定理而未始有定形也。評道箇禮便具變化之理。道箇義便具神明之用。大人察理之精。又與大賢以下不同。所謂可與權者也。文以禮從事。而不強事以從禮。以義徇時。而不違時以徇義。評語有病。禮便是事。



孟子評語卷三十一  
正經  
之理。義便是時之宜。禮義之原。雖在吾心。然無其事。非其時。禮義亦無從見。一有事。一當時。便有箇禮義在。分拆不得。若說以禮從事。以義徇時。却早是兩件也。有是迹。卽有是心。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在其人之爲之者。亦自其心認以爲禮義而誤。故曰。察理不精。非拘迹者。乃爲非禮非義。而會之心者。方爲真禮義也。良知家看得天下一切有爲之迹。皆是外假。惟吾心之知覺。爲良知爲天理。是卽名禮義。不知聖賢之禮義。正在事與時上看。事得其理。時中其宜。吾心之禮義。乃完。若于事與時察之不精。憑心妄斷。冥行自是。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此處正須辨析。

陳子龍文。天下所共駭之行。嘗毅然而斷之。此無他。彼之所謂禮義者大也。評精也。非大也。文有儒生之所謂禮義焉。動必規矩。

而言必準繩。亦經文之陳迹耳。評此是罵道學語。意思甚隱悖。然世間自有此一流可罵者。文大人嘗不樂修邊幅之行。不深却富貴之情。而成其廣大。評其私情亦自可見。章意不爲非禮義之禮義。言其於禮義知之極精也。平常中自有至精之禮義。奇異脫略中亦多非禮義之禮義。豈必不事小節。驚駭非常。而後爲大人之禮義哉。在外面有非。在裏面亦有非。大處有非。小處亦有非。唯窮理知至。乃爲大人耳。此只到得晉人禮。豈爲我輩設隊下。何足與語大人。

孟子曰。人不爲也章。

孟子此言。真勘得人心術學問盡。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動以豪傑自命。曰成大事者。不顧小節。此爲作用權變。試問作用權變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領。止云非義道一介不

取與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推其同處。止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爲。由是觀之。聖賢門下。豈有靡所不爲之豪傑哉。惟禪與良知家。自謂門風廣大。無所不可。故此一流下梢。無不收拾其中。反謂程朱澹薄。留人不住。遂皆歸彼而仇此。但觀今日詆毀程朱之學者。察其生平。未有不靡所不爲者也。

不爲有爲四字虛活。隨人所見高下移動。如不事生產而成大業之類。一錯解。其極如沈宏祿之七筆勾。有不爲人倫而後可成佛作祖矣。故朱子引敬夫仁義之說以實之。靠此發明。櫛柄極正。但此箇關係。正在所見上辨。故程子下知所擇三字。又是櫛柄之櫛柄。

楊以任文尋亦可枉。尺亦可直。止多一有爲之心。評今人靡所不

爲而好談經濟。并非有爲之心矣。利鈍不計。生於寧靜者也。云云。不是此義。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爲。則於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間。灼然截然。無毫髮疑蔽。故可以有爲。非僅謂澹泊寧靜。却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章

看者也。句法。是指示誘人使近。而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際。若體認不真。竟墮良知家阨塹矣。

其字卽在大人身上說。

陳子龍文人天資不能高。神明不能妙。故依于學問之途。以爲簡束之具。苟非性與天道。豈能舍教法而任心胸乎。評謬談害道。自古聖人無舍學而任心爲妙之說。文赤子之見。猛獸而不畏。

入險阻而能出者其心無所惑也而大人亦然評不是此話赤子之無惑不知也大人之無惑知之至也文大人者不可以常理論也評不失赤子之心正指大人之平實非揚大人之神奇也道箇不失正從學問擴充經綸精細處看出非贊其不學不慮也曰不失謂全其赤子時純一無偽之體非以赤子之心作比喻也此文渾是莊列瞿曇之說如所云嬰兒與婆婆和和者直與孟子之道冰炭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此章自得二字是要領深造以道有工夫次第居安資深左右逢原各有境界

曰深須見窾進不已意曰以道便有箇工夫方法一著混話止是君子造道不但脫深字并道字亦錯矣

深造有刻入意有積漸意有不已意

深造以道有兩層義以道是為學次第條目工夫深造乃進取不已玩語意兩層中又側重在以道上故註下而必以其道者句其意甚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不則深造箇甚時文多略以道而單講深造即有及之者亦泛說得箇漸進意如云君子深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為之方方字却有實事在此處看得混帳下面儘他說玄說妙都無是處

此節書朱子意重以道字從來只了得深造耳  
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教人忽然尋箇自得也脫却深造講自得既非脫却以道講深造亦非

歸有光文道可遇而不可求苦心力索常不免於扞格之患評可

知張橫渠先生。程子尚道是道理生。

**陳際泰**文。君子一心。才用之府。然無所取而益焉。而僅憑一本來之心。則赤子扁之於尋丈之室。遲之於數十年之久。將有不能各一物者。故心緣學問而有也。**評**此言雖淺。然足破良知之謬。心緣學問。而有一語。直指聖要。

學者到左右逢源。直是一團天理。受用不窮。然要非勉強安排之所能致也。只涵泳三則字神情。便有默識心通。自然而得氣象。到左右逢源處。更不分內外精粗。亦不見生熟甘苦之迹。却自不離故處。

自得之中。其火候固自不同。及到左右逢原地位。又只形容得自得二字之極。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學必至反約。乃為自得。然非博而詳說。則無由約也。

博詳正為反約。不可打作兩開。

博約是對待盡頭。其中用力。却在詳說說之會通處。即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博而不詳說。與不博同病。頓悟直指。與訓詁記誦。總無是處。今人每謂學何必講。只行去便是。不知其行處都是錯也。不然。夫子何以又憂學之不講乎。即以文章喻之。空疎與餽釘。總謂之不通。通者約也。空疎則無可講究。餽釘則不知講究。多讀書而精講究。則通矣。

**歸有光**文。會之而無所遺。然後通之而無所礙也。合之而盡其大。又必析之而極其精也。**評**然後又必四虛字妙甚。題中層次乃出人止。見得博約兩頭。不道詳說反說中間。正有回互經歷處。粗人一槩。驀去。到先生手。如粟粒入篩眼。一點混帶不過。如此

方見博約合一處與互根處截然處先後倒亂不得處水屑不漏。○昔之邪說但有約而無博近知其說之不通又變爲先約而後博謂聖門一貫是初入門工夫得此頭腦在手然後去格物窮理自以爲包羅巧妙不知其與聖賢所言處處悖謬學者從此等文字平心體會自見其妄不須深辨也。

**陳際泰**文博學詳說人之所諱。評陸王之學諱之耳。聖人正教人于此用力安有諱者。文心性之學與格致之學之相譏也久矣。評亦自陸王立說相譏耳。文吾有道于此。拈拾格致之學之所長以爲之始。歸原心性之學之所擅以爲之終。評只拈拾二字已見其輕格致矣。格致與心性豈二事耶。文夫人精氣聰明之有餘者強抑之使但從事於身心之間其氣必有所不降。惟縱之使往而無所覩於其間則力已疲而意亦悔。評然則聖賢何

苦誤人如是萬一力不疲意不悔豈不陷之耶。直是亂道。文精氣聰明之不足者強聒之使遽參詣於太極之上其心必有所不悟。惟泛之旁雜而使有得於其中則機已啓而妙可通。此說差近理。但文博學詳說非旁雜之謂。文文博學詳說而又不廢其反約之功。評文博學詳說約在其中。孟子正說其一。大士却分爲二。惟其惑溺於陸王之說深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戰國惟以併吞爲事諸侯相尚以力其所效法并是桓文之粗者故上孟以力德言。此章卽前意而深之。講到桓文精處。凡其定周朝王急內攘外無非以善服人到底誰肯服來。此直說得精微辨得王霸徹霸以桓文爲極。王以湯文爲極。皆主諸侯服諸侯言。故人字斷指諸侯講。

孟子服人皆言王霸之辨。故朱子云以善服人。如張華謀吳。恐其更立令主之類。養人。如湯遺葛牛羊爲之耕之類。張南軒亦以齊桓首止晉文踐土證服人。則人字自當指諸侯言爲是。

**楊以任文善非養人之具乎。**評以善養。謂行善處不同。非善卽養也。服人者亦卽此善。

養字。有函濡之大度。有漸摩之久道。

養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歸。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謂也。但語求高深一層。便犯此病。

**王慶章文同一善也。忘其有善之名而可矣。**評養只是善與人同耳。非忘也。忘善是黃老家言。**文**人主以理治人。不若以情治人之神也。**評**理卽善也。

**金聲文**筋骨堅強。而其志始可得而弱也。以服天下有餘矣。**評**志

何爲而欲其弱。如此則巧于以力服人矣。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孟子曰原泉混混節

**歸有光**文物之在天下也。恒顯其自然之理。聖人之於物也。每觸其有感之天。仲尼稱水之意。有不在我而在物者矣。**評**可見在物無非在我。聖人觸處都是。

從原而不舍。而漸進。而放海。節節有工夫境界。

固是歸重有本。然中有不已意。漸進意。必至於極而止意。俱是學道中緊要節目。不得瞥過。

苟爲無本節

祇是說水。而雨未卽水也。雨所以爲水者。似雨爲水之本矣。而雨之來無端。此無本之水之始耳。未可以爲卽是水。而固不得謂

水之本也。人之得聲聞亦必有其因而因即無本猶夫雨也不  
可謂聲聞之本情也。

君子之恥正不必以其敗露也。

聲聞過情便已足恥固不必俟其潰敗決裂也。然潰敗決裂必隨  
其後如響之于聲影之于形所以君子不敢蒙過情之名此方  
是聖賢為己之學。

**陳際泰文**君子重實之甚者其闇淡之意不復求名人皆知之君  
子愛名之甚者其護惜之殷轉而務實人未必知之。**道箇轉**  
便不是。

君子之恥本不為愛護聲聞因涸可立待而益加傲動耳。  
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人之所謂聲聞也。今人以  
臭腐魑魍之物亦名之為聲聞已足恥矣況又有不實者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首節

幾希只言所爭無多耳。村學究竟解作實字遂有云幾希之統者  
豈不大謬。

幾希二字前輩謂是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  
然如時解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  
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亦  
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還他幾希二字如後世阿堵中這些子  
雖虛字而實用似亦無妨但不可看做黑腰子耳。

萬物皆備於我幾希耳。  
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即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  
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人多云

孟子言言卷三十一  
存心之統是大謬處。

存字中工夫下文全舉。

存之不是贊頌。

不但包貫下章帝王師相實孟子自任道統之重在此存之二字。正有憂危心事惕厲工夫止作稱揚古德頌失之遠矣。

**趙炳文**云云評存之正有工夫在其言曰日生日長而幾希自如日開日闢而幾希自如此其所以爲存也所以憂勤惕厲無時而可已也入時手不過做作君子得之君子盡之而已。

舜明於庶物節

君子中人品正多獨舜之生安不同。

**歸有光**文品彙之散殊在宇宙之間者至曠矣合之若不能以盡其大者然性命之流行孰非吾心之所寄評人都在此處休去。

只此處不休便明察文從其自有之仁義以妙應物之感初不知天下有所謂仁所謂義者而勉以行之也評由非行不可學而仁義可學也規摹生安體象極其巍峻正與人間路斷而人皆可爲堯舜意又隱約關通蓋生安只在明察由行處不同庶物人倫仁義人人未嘗虧欠也方見孟子歷敘大意。

**陳子龍**文舜也起于田間少而歷試其所留心于羣生之用者精矣評明察雖生知不廢功力看中庸大智節自明文物在于外故明用其大倫在于內故察用其細評物亦非外倫亦非內其義一也。

庶物兼事物。

由仁義正是仁義盡頭。

**祝翼權**文隨時而起亦異時而變當然者卽是耳評道理在聖人



身上看來極活。文矢念而合。卽應念而施。無不然者。總是耳。唯聖人爲然。唯頭等聖人爲然。○舜之由仁義行。如規矩之于方圓。合下便如此。只緣聖人踐形。其耳目口鼻四肢渾是一團天理。所以如此。他人著意推高大舜。便似以仁義爲糟粕蟬蟾。却又錯了。此文看得獨好。只是看舜便是仁義。不是仁義之上。更有舜之精妙在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章

首節

看程子各因其一事而言。又云。非各舉其盛。聖人無不盛。可見泥煞此事上著解不得。然如近人空說存心。而以其事支綴其間。做成混帳活套。尤無義理。

是孟子偶然節舉。各節兩件。不必貫串。

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尚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有間見聖人存心之密。

湯執中節

執中。有多少境界功候。

無方。是法。所以無方。有存之之心在。

無方原頭。便是存之原頭。

無方儘受恢張。在上有無數權術。在下有無數條陳感憤。然皆與成湯無涉。與孟子引据之旨無涉。句句從憂勤惕厲中。看出一片簡在上帝之心。方是存之嫡傳正脈。

武王不泄邇節

邇遠所指者廣。故不下註脚。朱子云。通人與事而言。其意該矣。艾千子乃謂岐豐邇。卽鄘衛遠。始克商邇。卜世三十。卜年八百。遠

直是粗鑿。或者又欲盡空而歸之心體。更入邪禪矣。又有謂武王不只此一事。不可粘定。邇遠亦不然。程子云云。恐人執煞。反疑聖人互有得失。故於言外發此意耳。非謂不泄邇忘遠。可作通融影子話頭也。

遠邇有人。有地有事。有候不泄不忘。正指聖人心法精微。無所不到處。不得以偏義粗義了却。

周公思兼三王節

思兼是聖人心法相傳一氣之妙。

三王四事。原不必是周公實事。總見其心如此。活看最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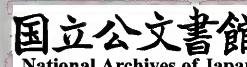
思字中有經權妙用。

此心同此理。同二語。人多誤混。人心最是不同。事理亦甚不同。所謂心同者。只同其憂勤惕厲處。所謂理同者。只同此事物當然。

之則。聖人正於不同處推求得盡。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故其同為真同。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此正千古聖人相傳本天之學也。異流本心起教。便將此不同之心。認為良知天理。自以為憑。此施設無非聖人作用。更不須講究事物之理。傲然橫衝直撞。可以宇宙由我。不知只此一點空疎。無忌憚之心。已與聖人絕遠。心既不同矣。何從而得理之同乎。兩思字境界不同。不合從思兼處看出。三王時勢互異。方見精細。非理有不合也。繼曰極形其思之勤。待旦極形其行之急。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孔子存之之功。不止一時之義。實舉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存者。而共存之。其所存更大而難。孔子之事亦不止春秋。繼上章而言其大者。故從王迹說起。蓋諸經為孔子之教。而春秋則孔子



之政也。

孔子以後存法一變。

此章是一篇春秋緣起大意。儘更了然。聖人心事。明白顯易。本如是。後來學春秋者。無慮數十百家。皆穿鑿傅會。只向一字半字。尋活計。說得聖人朝三暮四。神頭鬼腦。不成箇分段。以胡文定之嚴正。猶且不免。朱子所以謂只恐地中夫子家奴出來說夫子當時意。不如是爾。

解春秋依胡氏講。褒貶子奪。不無難通之處。然其大指正大。說自不朽。後人指摘一二齟齬節目。便欲盡廢其說。謂孔子止用魯史舊文。據事直書。毫無所更改。然則春秋只一魯史之功耳。卽乘與禱杙。亦何嘗不據事直書。而是非自見者。豈亦得比於春秋乎。看孟子此章下二節。其理昭然。乃爲攻胡氏而併疑及孔

子更可笑也。

首節

王者之迹。原從上文說下。

**黃淳耀**文聖人之道。或書之策。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其義一也。自舜以至于周公。固嘗引而被之天下之民矣。其書之策者。雖出于後世。而不異其自爲。若夫孔子之道。則嘗書之策矣。其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者。雖亦出于後世。而不異其親見也。評方見孔孟之道。與文武不二。其功用同也。

王者之迹。熄不是說詩。因迹熄而詩亡。詩亡後。王者之事不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傳於後世。故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所以存王迹之熄。非以繼詩教也。如專爲詩教亡而作。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與春秋無涉。人但講經義。

相比附代起。失其旨矣。若謂詩教則至今不亡。當時那得亡。故註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正以見王迹之熄也。故當重迹熄說。不重詩亡。

**陳際泰**文王迹熄。向之所謂詩篇詩教者已亡矣。**評**春秋繼王迹。不是繼詩。詩亡只是天子下夷于諸侯。而雅降爲風。所以降爲風。緣天子無政教號令行於天下。不過王國一國之詩。故只可列風而不可入雅也。若謂詩篇亡。則東遷後之詩仍有。若謂詩教亡。則孔子自有刪詩之功。春秋不可以存詩教也。卽雅降爲風。亦道理自然不可易。不然。聖人刪正詩教。何難升風而爲雅。蓋升降之故在政教號令不在詩也。

詩亡。只作迹熄之驗。不是不哀詩。亦不說詩教。

詩亡只是王迹熄之徵。不重詩也。若謂詩與春秋義例並重。則孔子未嘗不刪詩。詩何嘗亡哉。王風降而雅亡。政教號令更無行者。此春秋所以存王迹。非繼詩也。故凡衡較詩與春秋者皆失之。

**章世純**文夷厲而下。王事廢弛。而徵詩之政亦熄。**評**陳詩止王迹中一小事耳。王迹熄後。詩尚多見于經者。不可謂詩竟亡也。第雅亡而王國之詩降爲風耳。其降也。亦非刪詩者能降之。蓋王政不行。則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獨有民俗歌謠猶存。不得不繫之風也。

人見註中雅亡二字。便道詩以雅爲尊。可謂粗矣。雅亡者。王降爲風也。王降爲風而雅亡。因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也。春秋存王者。政教號令之道。所謂其義竊取也。于詩何與哉。若謂繼詩經則全詩當存。豈獨雅耶。

詩亡只是迹熄之徵。王教不復行於天下。故春秋之義。不得不取詩與春秋本無關連也。強為牽合。徒見支離。近世儒臣解經。援春秋詩易分配。湊合以為巧。亦好奇之過。于義實無所取。

詩教之所以關王迹。正與春秋義同。褒貶並列而賞罰存。貞淫並列而勸懲見。其義一也。鄙儒乃以詩為有貞而無淫。則春秋亦當著忠孝而隱亂臣賊子矣。

春秋固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蘇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賞罰。今人往往脫却半邊。

其事則齊桓晉文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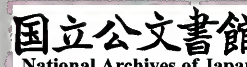
首二句兩則字。是卑之之詞。

義字。即在事文上見。

義者何。即王者也。王者何。天也。天者何。即人之所異于禽獸者幾希也。東維子自謂得史義。而正統一論。惑于一時之私。而不知百世不易之道。正反春秋之義。而猶啜啜于當時。以瑕戮人。不知其非。非侯城生之辨論。千古豈復有春秋乎。故論史學當先明義字。自遷固以來。但知有事文二字耳。

謂春秋逐字褒貶。如先儒之說。固不無穿鑿傳會之失。然後儒一舉而空之。謂因史文無損益。是又因噎廢食也。聖人筆削。必無絲毫之不當其衡。但事遠義湮。自難以後世律例為斷耳。

後世如溫公之通鑿。史例也。朱子之綱目。經例也。溫公只詳于記載。至于尊攘子奪之義。全未見在。得朱子綱目凡例一卷。而後大義炳如日星。朱子於通鑿。又何嘗辨一事。翻一案。以為異同。



也要知纔經聖人手中。便可爲天下萬世之法。後人讀星隕如雨傳。便要求未刪春秋。豈不是癡人說夢耶。須知未刪春秋也。只是今之春秋耳。

古人說經各有所發明。然其發明都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來。故門戶不同。而指歸畫一。總以羣言淆亂。故折衷於正耳。今人未望見古人牆壁。便好論經學。必翻駁先儒。逞其穿鑿。傳會之臆說。是旣正之後。又生淆亂。正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也。學術之壞。總由不信先儒。真知力行耳。何嘗有遵先儒之經說而得過者乎。故余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首節

唐順之文聖人之澤無遠弗被也評眼孔大志氣高便見聖人之

澤不在五世而斬例內。孟子只取其去聖之近耳。

子未得爲孔子徒也節

子未得爲。太息深微。不指不親炙。

歷敘羣聖至此。自任得統意。已自分明。却仍歸尊孔子。謂幸而世近有傳人得聞大道。其自任意。正在自謙處。領會上一句。似有恨於不及親炙。而當時親炙者。未有足與斯道之傳。直待孟子以私淑當見知之任。與末章世未遠居甚近意相照。此旨隱然言表。看私淑諸人四字。則曾思以來。雖源流井然。不足當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學。受之延平。推而上之。豫章龜山亦源流井然。然序統則直承程子。蓋龜山豫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玩兩也字。有歉恨意。有欣幸意。有自解以興起後世意。

逢蒙學射於羿章

孟子

七

王編

孟子言言卷三十一  
此章正羿之罪。非正蒙之罪。蒙罪固不言而明也。義重取友者。不重所取之友。

首節

以羿本身之罪論之。則爲首惡。以此處之罪論之。則爲減等。然此處減等。却卽從首惡中做出。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

孟子引此。止取善取友之得報。以證羿亦有罪之義。庾斯所處之是非。固不論也。

只就取友上說。不及旁意爲高。程子曰。學不講文義。全背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意。人却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

追我者誰也。句在作文者眼光。只在誰也。在當日孺子意思。只在

追我者

死字出孺子口中者輕。在其僕意中者重。庾公之斯也。五字是也。五字若難言之。若諱言之。若不得不言之。其意中只是必死兩字。忽然接出吾生來。自使之不得不驚。

庾公之斯至。人謂此題只有一至字耳。吾謂此題方有庾公之斯四字。蓋至字有孺子意中之至。有其僕意中之至。有鄭師意中之至。若庾公之斯。則凡在孺子意中者。其僕意中者。鄭師意中者。至此方見其真面目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此章論智。非論性也。開口便道天下之言性。未嘗言天下之性也。鑿便是天下之言性。便是所惡於智者。只反覆說明此意。

此章謂爲智而發。以開口便說天下之言性也。言性而不知言故。

不知故之本利。即是不曾知性而穿鑿以求勝耳。或疑此章主言性。不專為智而發。不知從來言性者。孰不因用智穿鑿錯卻。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見入井便是利。乃所以為大智也。然則程子專為智發之云。正對告子及荀揚韓蘇諸言性者而說耳。奈何看成兩件乎。況既知言性為主。便不是性為主矣。智字正從言字生來。如何以矛刺盾耶。大意為智者而發。如金溪慈湖江門餘姚。其不識性字。總坐穿鑿之病耳。

首節

**艾南英文**迹非性也。而非迹又無以見性。**評**迹便是性。如何說成兩件。**文**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評**經傳言性了然。如何不可言。**文**性而可言。則天下之言性也。獨能言其故而已。**評**宜言耳。非不能也。**文**方其無物也。性也。**評**有物時豈不是性。

異端言性。都從無處說。吾儒都從有處說。故孟子之說。只就情字倒推上去。孟子言性。只言情言端。正是故與利處。故者以利為本。不是既有故。又有利。只凡為故者必利。但言性者必當指其利處言之耳。凡人為惡必澀。為善必滑。為惡必曲。為善必直。乍見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忽然而感。卒然而應。固非意之能使為不利。亦非意之能使為利也。荀子言性惡。只坐不知利。因不知有故耳。

荀子云性惡。彼亦以為故也。故必以利為本。利不是人去造出來。正是自然如此。



險阻艱難亦是利。  
利只是人之生也直。

天之高也節

**陳際泰**文曆元一失將使民神雜擾蓄害並生。**評**曆元失亦不過曆法疎謬何遽致此。況曆元亦止是為算立法得法即不須曆元亦得也。**文**天體可見而星辰不可見。**評**倒說了。天體之行因星辰而見耳。**文**萬物相見於離而眾星相見於復。**評**眾星于復不相見。天行則起端于冬至亦曆家算法也。**文**其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五行之散氣者既有定法以考其分云云。**評**此是經星占驗于曆法又別。曆家各宿經度不過黃赤道南北有限之度。羣星不相涉也。如此粗淺于曆說經緯星度運旋之理猶茫然。然已驚壓秀才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首節

入門從右師看出。只有一右師。入門從諸臣看出。便有無數目中

之右師。  
眾人意中。只有右師。無孟子。右師意中。有孟子。無眾人。孟子意中。并無右師。眾人聚在一堂之中。面目不同意態亦別。

玩兩有字。原不止兩項。總是諸大夫無一不爭趨進退耳。錯綜嘈雜。一堂如畫。

有進二句。總形容當時諸大夫無不趨踰貢媚。只留出一孟子作案耳。拙筆便止寫得兩項。人有字者。字都無描畫矣。從兩項中寫出四面來。嘈啁雜沓淋漓滿堂。冷然有一孟子在旁。方與下皆字獨字作照。吾見今日拜塵吹籬。尻高首下。至有為優伶與

隸之所不屑為者。風俗至此。亦君子之恥也。

此輩為右師所厭。此孟子愈為右師所恨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節

驩原看得諸君子輕。故愈求得孟子重。原喜得皆與言淺。故恨得不與言深。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首節

心是活物。有道有人。人從道則聖。道從人則狂。仁禮即道心也。以仁禮存心。即吾心中提起道心為人心之主。非外面別取箇仁禮以強制此心也。但以字說得著迹。存字講得粗疎。反做成義外矣。

以存二字。人每以深求失之。猶云其居心以是耳。

仁字兼體用。禮字兼顯微。存字工夫乃盡。

自反而忠矣節

悻悻於禽獸者。固褊中之小夫。即以禽獸付之悠悠者。亦非以仁禮存心之君子也。君子三自反中。所以救拔禽獸者至矣。及其奚擇何難。君子甚悲甚痛。更思有安全馴制之道。原未嘗於自反外。增一分自是絕物之念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節

晏安敗德。庶民之於禽獸。止為專圖其便。而妄思自快。自遂於天地之間。有志者所大悲云云。激昂刻厲。皆老學鞭辟刺骨見血之言。余嘗於廣座。聞人疾禮法而談脫灑。因語之曰。今時上自貴人。下至賤者。其一生汲汲所願慕而不可得全者。止孟子中九字耳。問何九字。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讀吉士

孟子論語卷三十一  
文亦憂之深矣。

禹稷當平世章

孟子只爲出處立論。故止取顏子與禹稷較耳。若論其地不同。則禹之與稷亦自不相通。若易地皆然。則堯舜臯契無不皆然也。此章只論聖賢同道。並無歎無用聖賢之人意。空用感慨深情。都成隔壁帳耳。

首二節

平世亂世。只在聖賢失職不失職上看。

孔孟顏子。只無用之之人耳。此所以爲亂世也。

程朱終不得位以驗三代之復。可歎。

禹思天下有溺者節

禹思天下四句。是推出所以三過不入之故。不是虛論聖人心事。

也。若虛論心事。顏子未嘗不思。但無由己之急耳。

顏子不是不思。只不必由己飢溺。

顏子亦不是忘情天下。只責不在己耳。

顏子便與禹稷同時。而不任其職。則亦不思。

此思字。是職分之思。非仁民之思。仁民之思。顏子之所同。職分之

思。禹稷之所獨。故思字須帖定。由己講。不帖飢溺講。

**陸雯若**此與割烹章思字有別。彼是未任事之思。此是既任事之

思。未任之思。要見其重。故重在天下。既任之思。要見其急。故重

在己字。**評**須知伊尹雖未任事。然已有个湯在。湯又有三聘在

也。卽是當平世也。華陰蘇門。亦曰名世任道。吾不知之矣。故此

二思字。總在道當任事上看。

禹思四句。都爲下句著解。乃虛注語氣也。

孟子言論卷三十一  
大意注重顏子一邊。禹稷之同。顏子易信。顏子之同。禹稷難見也。看同道下。單說禹稷而不及顏子。此是孟子文章省文之妙。只用是以如是其急也一句。而顏子之所以不急已明。事理不分大小。聖人只各急其急。便是參贊功能。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節

正在時之異地之異處。看出道之同。顏之樂。卽禹稷之憂。所謂同也。此猶兩人說。如伊尹畝之樂。卽納溝之憂。豈有異哉。

**陳子龍文**君子出處之際。安可以不審其地乎。**評**須看得道字分明。聖賢千變萬化。只是其道一耳。故論聖賢者。當審其地以明其道。爲聖賢者。却只審其道之是非。而地之宜然自得。不專主審其地也。

上節說禹稷。更不申說顏子。知此節之專重顏子也。禹稷易地爲

顏易信。顏子易地爲禹稷難信。故皆字語勢。側在顏子。辨顏子者。孟子自處之道亦見。

禹稷對副。宜舉孔子。而舉顏子者何。孔子三月治魯。人猶及信。顏子平生未見施爲。尤難信也。禹稷同顏子。人所易知。章意固側重顏子耳。舉顏子。則孔子不消說。孔子不消說。則孟子自任可知矣。于此處著解。不特禹稷是陪客。並顏子亦未卽是正身。

**錢禮文**云云。**評**論意側重顏子之同。禹稷以禹稷之同。顏子天下曉然。不消說也。未必信顏子耳。顏子之急生民。其道固無歉。亦須易禹稷之地。乃得。若謂簞瓢陋巷時。卽是急生民。須推進一步說。不然。却看小了道字也。知道則急生民在其中。急生民不足以盡道。吉士于此猶粗在。只爲落了同甫止齋保社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二節

通章大意原為顏子一邊人發。故語脈皆側注這邊。講禹稷處顯明。講顏子處含醞。正是側重也。披髮纓冠。只喻急字。是以如是其急。上文已說明。末兩節正喻顏子之是以如是其不急。結明大意耳。

全理上已說盡。此只以喻言結之。兩兩相形。其義自見。是孟子文章醞藉處。

閉戶只是地異。道本同也。

**張簡公**閉戶非胡越鄉鄰。只為鄉鄰疎我。我無所施其救。外面似袖手旁觀。胸中却十二分皇迫。直是事勢無可奈何。**須**知禹稷顏回同處在本領。有此本領。然後當平世能已饑已溺。當亂世能不改其樂。無此本領。便世用我。何以救闕。即閉戶只成個閒人耳。不講到本領處。但說世親我疎我無可奈何。與禹稷顏

回。直是沒交涉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章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節

是則章子已矣。此句正對通國皆稱不孝說。上文反覆辨白其不孝之寃。却說他做孝子不得。此句只還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禮貌。是不絕不是取之。亦已不答之答。須于虛字領會言外之意。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章

**陳子龍文**君臣之間。一懷伺察之心。則上之不能行其道。而下之不能安其身。況乎來瞞之人。非陰殘之奄夫。則闖冗之末吏。顛倒是非。熒惑聞見。君子惴惴焉。惟求免患。而小人外矯公忠之貌。內結左右之人。譽言日聞。而賢者之去決矣。**看**孟子答語。

則齊王之使覘。雖疑亦驚。重高奇之疑。非忌猜苛核之疑也。此不但說壞齊王。并說得孟子答詞亦權詐。然其發揮人君伺察臣下過失之害。直可作一則偉論。爲黼扆之鑒。蓋當時有大司馬受一邊帥荔枝金帶。及他重賄。次日上殿。忽呼問昨某總兵金帶花樣佳乎。司馬伏地不能對。奄掖之出。次日卽疏告病去。又首輔玉帶甚不堪。屢命易之。一日有鬻玉帶者。玉色製作俱絕妙。門客估值以千數。而索價止三百金。羣勸取之。相欲售。忽心動自止。一日朝退。駭謂門客曰。幾爲公等所誤。今日主上所御卽前帶也。以是益荷隆眷。然司馬雖非人。而相實權奸。伺察之無當。而有天害如此。此大樽先生所以借題爲諷歟。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或云孟子特發此論。不是痛罵世人。還是憫惜之意居多。晨鍾之擊。山泉之響。使人猛下省發。急加蕩滌。若一味罵倒。聖賢不如是絕人已甚。余謂不然。罵至乞。痛罵之極矣。大聲疾呼以痛罵之。人尚未之或醒。故痛罵正是憫惜。非絕人已甚也。罵至乞人而尚不是罵。必如何而謂之罵耶。昔人問乞恩例。程子曰。只爲如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動不動。又是乞也。以是觀之。其不以乞爲罵也。亦久矣夫。

人只是志趣不同。君子志賢傑。惟恐賢傑之不盡。小人志勢利。惟恐勢利之不盡。志賢傑不盡得。則讀書尚友以求之。志勢利不盡得。則鑽刺攀援。走空脫謊。直靡所不爲矣。齊人尚屬虛言。今人竟成行實。

首節

奔走貴人門牆。上之足致通顯。次不失警喝爲閭左豪。是亦名士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之終南捷徑也。

則盡富貴也。此一種口角行徑。昔惟見門客方伎爲之。後見詞客名士無不然。已是可怪。近則講師隱者亦津津揚揚矣。

驕其妻妾。齊人平時無日不驕。不自此始。

驕字就從其妻妾眼中看出耳。未敗露時之驕。滿面都是富貴相。既敗露後之驕。滿面都是乞兒相矣。究竟富貴之于乞兒。亦何分別。近來直以乞驕人。又驕術之一變。

妻妾目中已知之驕。是齊人意中未知之驕。真堪絕倒。然齊人猶以爲未敗露而驕。此猶知羞者也。今人明明敗露而愈驕。此直不知有羞者矣。豈可與齊人比肩哉。

由君子觀之節

君子之觀。正與他人不同。他人之觀極渾融。君子之觀極分別。他

人之觀極圓通。君子之觀極拘泥。他人之觀極寬厚。君子之觀極刻毒。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一終

呂子評語卷三十一 孟子

三

正編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二

孟子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人少則慕父母節

慕少艾慕妻子慕君。各自有變相。然一言斷之。總不慕父母耳。人當慕此三者時。幾不知其有父母矣。江陵棄禮戀位。當時猶共非之。後且習為故事。了不足異矣。此人倫之極變也。

**錢世嘉文**忠孝之性出于一原。則慕父母者似不妨慕君。而吾與恒情比類而稱之者。則以其慕在少艾妻子之後。而非忠孝之初心也。**評**仍是慕少艾妻子耳。總與父母無干。

仕則慕君。須從世情極尋常處。映射大孝之慕。俗文取正意。却將潘岳之板輿。毛義之捧檄為辭。不但與本旨相悖。亦見其方寸



之可誅矣。

不言得於君則熱中而言不得於君則熱中。寫盡窮秀才巧仕宦躁妄之念。此時不知置父母於何所。熱字正如集糞之蠅。爭骨之狗。

終身兩字中。正有多少變故。而慕字無往不在。方是孩提至性。聖人至誠。

正從他人變遷中看出大孝之終身來。若大孝又何知終身之有。上數句大孝亦有之。不是摒當一切。專去慕父母也。正要從少艾妻子仕君中勘出。方見終身之難。

終身兩字。正有多少閱歷。多少鍛鍊。多少引誘。而慕如故。所以難也。

慕字有根。此人所同也。慕字無盡。此大孝所獨也。

終身之慕。卽少時之慕。譬如樹之萌芽甲拆。而干霄蔽日之勢已具。及至干霄蔽日。仍是萌芽甲拆者而已。

慕只是少時之慕。五十而慕。猶然少時之慕耳。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節。

萬章只疑舜之不告耳。聞孟子之說。以爲舜果不當告。堯則何以亦不告。是其意中仍疑舜在。

方論舜之不告。忽轉到堯之何以不告。此正是古人論事精細。四面八方。眼光皆到處。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聖人作事。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正自如此。只亦知兩字。便見有多少苦衷隱曲難言之處。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節。

張嘉玲文大舜之不死。人甚疑之。而不知父母之身固不可以行。殆也。評掩井却只是行殆。不爲順令。看得好。文親而不愛其子。非人情也。特一日之惑耳。安知不悟于異時乎。評如此說方是天理上事。方見聖人行權正是守經。○聖人所爲止是情理之極至。然所謂情理者皆本乎天。非庸俗之所謂情理也。故以稀奇詫異看聖人者固不是。卽以後世人欲心腸看聖人。謂聖人不過如此。尤不是。

鬱陶思君爾。誰道足下不曾思來。越認真得可笑。是卒見舜語。是沒意思語。是急中撰出語。是若自解說非自解說語。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節。

反覆所以喜之故。方想出僞字來。是然則二字之神。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識見。有此道理。有此至性。左思右量。只有一僞字耳。然則語氣只得如此。今人見人纔學好事。自忖必無此心。便指他人爲僞。此卽荀卿性惡之說。其壞人心術不淺。不道以僞道學加人。人誠未必考亭也。已不先坐定真侂胄乎。聞其言。可以辨其類矣。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陳子龍文云云。徐闇公不明于後世事。則不知聖人情法兼盡之妙。今以吾郡文爲略理言事。如此等題。可以言理乎。湛湛江水。寫內則之篇。此梁簡文之所歎也。評似爲後世處宗室弊病而發。非論虞帝事也。其言亦殊通暢。若言不明後事。不知聖人情法兼盡之妙。此却不然。不明聖人之道。不知後事之失之由耳。舜之待象。純乎天理仁義上事。後世只在人欲利害上計較。此有天淵之隔。大樽此文也。只在利害上立脚。所謂略理言事亦

不誣。此卽理也。何題可不以理言乎。公等自作江水觀。自投蕭綱兄弟位下。宜其得此號耳。

**陳際泰文**。舜與堯皆黃帝之孫也。黃帝之天下。遞傳於堯。而不及瞽瞍。評此皆信古史之誕而成陋論。黃帝之後如瞽者不知凡幾。安能及之。甚矣眼孔之小也。文古未有封建之法也。舜於象始行之。評焉知古諸侯由來無以同姓封者乎。文封建之法。惟功是視。評此亦從項羽漢高之法言耳。三代前封建未必然。文吾獨疑舜之厚於象。而薄瞽瞍。瞽亦徒有天子父之名耳。及其卒也。舜郊堯而不郊瞽瞍。生徒有其名。死從而奪之。斯亦後世之議之所從生也已。評如公之矛。則公之盾自敗矣。以後世野言俚情論古聖。真成亂道。文人不知道。未有不出此者也。○凡爲詫異者。必反出庸常之下。佛氏好言夸誕。至恒河沙世界。然

推其極也。與禽獸衆生等。而反以人道爲非。此可笑也。文人之夸誕。好言太古不經。然推其極也。與晚近之情事親切。而反以中古爲疑。亦可笑也。如大士此文。非不奇快。然皆以後代鄙俚之見論古聖人。此足以驚俗生。而不足當學者一笑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節。

**章世純文**云云。**艾千子**言文武則貶武。言堯舜則貶舜。此不獨薄福書生。輕狂小子。亦且淺陋可笑之甚。豈有學問人所宜見之文字耶。勸君抹撇雞腸狗肝。且細心讀聖人書。觀聖人大作用也。評千子先生此評。真有功於學者。文人好翻新出論。每自陷入于大不道而不知。究之其所爲新奇者。真鄙俚不足道。亦天下無知小人之所嘗談耳。

**艾南英文**。古道淳龐。未有殺降之慘。不過命其禁錮淹留。畢牖下

之命。評殺三苗。是殺其君。亦非殺降之慘。文究其終于三危。似為殺之之條。而考其服于三危。至有不敘之實。評其國自不敘。文至春秋。而其後猶得與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評原未嘗殲其種類。強作解。何當於理。照註固未嘗有謬于經也。當時好妄論者。甚謂堯幽囚舜野死。及說到此。又謂聖人殺不得一箇蠻君。真可笑也。

黃淳耀文暴其罪而不戮其身。聖帝之所以待崇伯也。評死于殛亦戮其身矣。文觀舜之所以處鯀。而知鯀之為罪。固未可與共驩並論者也。評若然。何統云四罪誅不仁。況工驩亦止流放。文鯀所際者。天傾地陷之世。其勝任者大神大聖。而非夫尋常之智所能為。評此論平反允恆。然鯀九年自任勿辭。罪却難逃。文鯀所負者。堅強婞直之才。其得罪在獨斷獨行。而非有滔天之

惡以禍世。評此何事而獨斷獨行。是即滔天禍世也。文方鯀之舉以四岳而不舉以共驩也。蓋亦非比周乎小人者矣。評帝咨四岳。共驩原不得舉薦。何可以此曲為之辭。文方堯之不用其子以登庸。不用共工以若采。而姑用鯀治水也。蓋亦以一時之臣。無出鯀右者矣。評是帝所以始弗而終遣之故。非徇眾也。文舜自攝位之後。權之以為鯀雖不殺一人。而洪水之所殺已久。是即無異於鯀殺。評只此是鐵案勘辭。再無解處。文鯀雖殺及天下。而原其殺之者。出于治水。是終與殺人有殊。評後世治河止為國計。然且潰決無功。必伏法。況鯀害及天下乎。文夫惟苦其形神而不必殊其首領。所以聖子嗣興。無礙其為幹蠱之地。評果殊其首領。亦必天理允當。何礙于聖子之幹蠱嗣興。此論極悖。評趙岐注孟子。不言殛字為何。鄭玄注周禮。則云廢以

駁其罪。廢猶放也。舜殛鯀於羽山是也。陸德明釋云。殛。誅也。曲禮齒路馬有誅。以言語責之。非有刑罪也。今以尚書竄鯀於羽山證之。則鄭陸之說良是。但鯀死於竄所。故洪範云。鯀則殛死。春秋傳云。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也。以殛爲殺。向屬沿悞。按蔡傳。殛則拘囚困苦之。亦未嘗訓殺。然洪範云。鯀則殛死。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其非輕罪可知。蓋共驩三苗害在一官。禍及一方。鯀之禍害及天下。故共驩三苗。曰流曰放曰竄。而鯀曰殛。則鯀罪重于共驩三苗。非輕也。故謂殛非殺則可。謂鯀罪輕而曲爲之出脫。則不可。其所以必欲曲爲出脫者。以禹故也。不知鯀殛禹興。皆天理之所當然。非若後世刑賞德怨之私。又何礙于禹而爲之曲說乎。近見論者以爲鯀若伏誅。則禹與舜讐。必不肯臣舜而服事。此說至悖。周官曰。殺人而義者。令

勿讐。讐之則死。平人殺之而義且不可讐。況聖人而作君乎。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以舜誅鯀。有不受者乎。舜之誅鯀。天道也。天可讐乎。凡君誅臣。臣之子必讐君。則爲天下君者。亦不勝讐矣。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並行於天地之間。皆天也。故皆仁也。知有父而不知有君。是知仁而不知義。則并其所爲仁者。私心也。非仁也。告子外義。以生爲性。釋氏本心。以理爲僞。皆不知天而無忌憚。此等說數。原出於此。自以爲仁孝之至。而不知其爲大逆不道之論也。

**金聲文** 父既見殛。子復事仇。不得已以幹蠱爲承考。若是仇。則聖人必不事。父之應殛。天也。天可仇乎。或不知此義。又造爲未嘗誅鯀之說。皆不知天命而妄言之耳。

親之欲貴。愛之欲富。自是合下如此。固未嘗有斟酌計較也。封之

有庠。方是斟酌計較出曲全之法。此舜之所以處象。然亦必遂其所欲而始已耳。今人著手便先是斟酌計較一片私心。此卽是後世弱支去偏之意。仁人固如是乎。誠心曲術。合來纔道得欲字之意盡。

**俞可弘文**處兄弟者固有幸不幸矣。幸而俱聖。俱聖則俱貴。俱貴則俱富。仁人之用情順云云。**評**此纔是欲富欲貴十分圓滿境界。其所以處象者猶不得已耳。然於此正見欲字。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節

**金聲文自記**因閱一名作。謂象化于舜。自不干預國事。非舜制之。若象兇暴。舜亦不能制也。其說似迂。蓋舜當日處象明是放之。孟子曰封亦戰國談鋒耳。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雖親愛奚至差別若此。聖人爲天下而棄其子。是何等肺腸。**評**此論太

乖角。看不得二字。固知象自不干預之說爲迂。然遂謂舜有桎梏處制伺察之法。純從利害起論。然則充類盡義。舜亦日以殺象爲事矣。至引聖人爲天下棄其子。以證實放象。不知聖人不以天下與其子。亦正是富貴之而不得有爲于天下耳。中庸所謂子孫保之。正見聖人親愛其子而使之得所。原未嘗棄也。總之看商均。便該與他天下看象。便該殺。輕也須放。此是後世庸人肺腸。如何可與論聖人。聖人于子弟。未嘗無商量安頓。然總在親愛中曲成。如正希所云。盡是私心作用矣。此亦是禪學流弊。看得人心卽道心。人欲卽天理。乃謂孟子之說亦戰國談鋒。其悖道橫議。皆由信凡情而不信聖賢也。正希先生文章節義自足千古。而惜乎其熟于禪。讀其臨終與家人書。令其兒與子女學佛。此自謂親愛。而不知其甚於放殺也。朱子稱富鄭公趙

清獻爲人。自其質性。非禪之力。亦先生之謂與。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二句正是其似放處。看下句直接故謂之放。其意自明。直至雖然欲見句。又轉出親愛意。然時人爲做似放之故。竟將後世監制親藩不仁之術入講。則盡失孟子立辨之旨矣。故註中卽補處之如此。則旣不失吾親愛之心。此義最好。方見其似放處。正是仁人親愛經營。

故謂之放。是辨其非放。非因放而解其義也。

總是推論。所以致或曰放焉之由。皆從形迹疑似上來。虞舜當時。只一片愛弟之誠。而愛民之仁。成物之智。又未嘗不周。見聖人仁至義盡。知明處當。正辨其不是放。時人純於作用上起見。反寫做真實是放。而體統非放。皆後世封錮親藩。猜忌殘薄之私。

與聖人心術正相反矣。

看世間讀書人。自謂能識道理。及至一事至前。不覺首尾衡決。手足無措。只是讀書時。于處事接物。不去體驗。書自書。人自人。不相關涉。作此等題。亦只依樣葫蘆而已。究竟糊塗鶻突無益也。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孝子之至節。

咸丘蒙只疑孝子可以臣父。原不曾道舜不是孝子。故孟子只以孝子所以爲孝之常理折之。則臣父可不辨明矣。

是辨臣父之誣。非頌舜遇之盛。只從孝子心情中推勘至盡。齊東之疑。更不須辨。

祝翼權文云云。以人子之至情。論千古之盛事。兩莫大兩層折。

出。纔見舜是古今帝王中第一箇孝子。動天地。感鬼神。旁薄日。

星。瀾淪絃極。咸丘蒙之說。不辨而自失矣。

看至字莫大字。則尊親中等級正多。

孝子之至四句。只虛論情理。下四句纔照舜事。故尊字境位尚博。自天子以下至大夫士。更推之爲聖賢豪傑之父。皆尊親也。尊至爲天子父。尊止矣。而舜幸得之。在舜當時亦不冀及此。然至此舜亦只如固有。緣孝子之分有定而心無窮。天下有一步尊處。孝子之欲尊之心。必不留餘。第不是定以爲天子父爲孝之至也。兼士庶帝王講爲是。爲天子父。亦從道德功業來。有舜之聖。而後能尊親爲天子父。此豈人所得而妄覲者哉。

大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處。然須知聖人正以孝致之。不是必以得此爲孝。不然。莽操昭炎之所爲。皆可援孝以自解矣。推勘到德遇之隆。全從論孝人意中看出。方說得此理圓滿無

疑。

孝子之至四句。從論孝子者著解。自無語病。

舜是古來聖人破格事。

**李來泰文**以得天下爲孝。而加功德於其親。與以孝得天下。而貽令名于其親。其廣狹有間矣。**評**爲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爲至耳。非尊親天下。養卽爲至孝也。漢高心善家令言。乃尊太公。故是分羹餘智耳。豈得爲至孝哉。是作深得此意。與余論中庸大孝章有合。如時文言。則古來作賊窺伺神器者。皆可謂之行孝矣。可乎。

舜之尊養。原以孝得。非以尊養爲孝。

從臣父立辨。人皆知之。正難其辨之正。而無病耳。何謂病。若但以尊養之極爲孝。則叛臣亂賊。皆可取其志耳。惟舜之尊養。皆從



大孝得來。其至德協帝處。便是尊養之至處。及其尊養。亦不過止于尊養。不以亂天下之常經大義。方見聖孝之仁至義盡。**黃厚耀文**。禘黃帝而郊嚳。遡道所自始。而推之乎顯親。其義同。祖顓頊而宗堯。明位所自傳。而反之乎一本。其情篤。此見舜之尊養。適合當然。未嘗以私失天下之公。則濮議大禮之是非見矣。

玩註既爲則當字。爲天子父四句。是側落。不是平分。

**韓文**。舜自以孝而得天下。不以天下而得孝也。二語真說得道理盡。孟子於天子父天下養下。卽下詩云。永言孝思。三句。正要人活看。上八句。只論心。不論事。事有窮時。心無盡處。以要見至孝之心。斷無臣父之理耳。不是勸人生妄想也。不然。篡逆僭竊。皆可爲孝思耶。如此看中庸說舜說武周道理。都成一片。

思字卽從上兩至字生來。不說如何尊親如何養親。而獨曰孝思。維則。此方是至也。纔說至。便已不是至。極力寫出思字。至字之理方足。至字理足。而臣父之鄙妄。固不足辨也。

引詩二句。照上孝子之至四句作結。也是籠統說。不單指舜之尊養。亦不是教人以舜爲則。尊親備養。總是孝思所致。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卽所謂孝子之至。其爲尊養自能極盡。可以爲天下法如舜者。卽詩所謂能長言孝思而足法者也。豈有臣父之理哉。蓋尊養乃孝思中事。非以尊養盡孝思。亦非尊養難致而孝思易法也。若云舜之尊養不可及。而止取其思。則失語意矣。引詩以證尊親養親之至。明臣父之說之妄。重一則字。此則字卽從上文兩至字看出。見此理是亘古亘今橫塞宇宙不易之常道。則齊東鄙瑣之說。正如日月出而燭火息。自無可置喙處矣。

則字卽人倫之至。至字。孝中大孝中孝小孝。層級正不同。必至此方盡。盡處纔是則。若是遮上面。還有一層。便不可以爲則。引詩只明此意。以見孝到極盡處。斷無臣父之理。不是扯武王來陪論。亦不是借武詩頌舜也。

引詩只斷章取義。非以武舜較尊養也。以舜武衡論便非。引詩只謂爲天下法則耳。非引武王也。不是論武。只是辨舜。

書曰祇載見瞽瞍節

父不得子。正從底豫後看出。註所謂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于子耳。時文每喜醜詆瞽瞍以爲笑柄。仍是咸丘蒙見識耳。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金聲文**啓實賢。禹亦以爲簡在帝心之賢耳。而斤斤曰子子也哉。

**評**此是實義文。聖人不憂宗祀之絕續。而憂道統之絕續。聖人以道統爲宗祀也。**評**道統自道統。宗祀自宗祀。聖人無混合之理。**文**堯以舜爲子。舜以禹爲子。謂舜禹者。實能父之。而承繼其道。故天下大器。付之嫡嗣。而支庶莫敢奸焉。**評**天降作君師。原無付嫡嗣之義。**文**獨至禹之子。而承道統之人。與承宗祀之人。自合爲一耳。**評**知此則固當分看矣。**文**禹不幸以此蒙德衰之譏。豈知堯舜之未始不與子。禹之未始不與賢也哉。**評**禹止欲與賢。適賢在子耳。故謂與子原是與賢。是實義。非巧話也。因而回互說堯舜亦是與子。是欲作巧話。而不知其謬于義矣。蓋宗支世系。是父子一倫中事。帝王授受。是君臣一倫中事。一從仁生。一從義生。自是天地間並行兩大事。合併不得。天位原只有傳賢。禹未嘗差。差在啓以後耳。後來竟將天位作父子傳授家。

當混看。此漢議大禮之所以紛紛謬戾也。才人行文。只取立說巧妙。然此等處關係極大。不可不辨。

只有和尚之教。道統即爲宗祀。付法者即爲嫡嗣。此正是無父無君。孟子所謂二本故然耳。要之此一種識解議論。亦自禪學得來。近日講學者。又學和尚。各建宗旨。譜源流支派。爲異端兒孫。而欲篡聖賢統位。更可畏矣。

**艾爾英文**必以傳賢爲定局。則軋服不到之處。必有爲一姓之說。與恢復之圖。以遂私者。而陰謀圖度之雄。必有假恩威之柄。收中外之心。以覬禪者云云。**評**滿肚後代史案。皆與三代之道無與。如所引禪廢慘禍。皆家天下所致。又何嘗爲與賢而然哉。

首節

**金聲文**洪荒以來。父有天下傳之子。此天定地設不可亂也。至唐

虞之世。則有不然者。**評**謂傳賢在傳子之後。則人言當云至禹而復古。不當云德衰矣。此亦以後世疑上古之弊。

丹朱之不肖節

**黃厚耀文**朱均特未有天下耳。安在其不肖哉。況所不肖者二帝也。**評**曲說。出朱均。却詆孟矣。**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堯德所以格鳥獸也。陶于河濱。器不苦窳。舜德所以被泥土也。二子之質。視鳥獸與泥土。則有閒矣。何至昏然無所感化哉。**評**強詞奪理。不知天下原有可感之鳥獸泥土。而有不可化之人。雖聖人無如何也。**文**二帝之子賢。子肖亦傳之子。不肖亦傳之者也。**評**如此却是私心。**文**度二子之材質。皆中人以上者。苟假之事權。皆可以備一官。名一器。而賢之得天下不安。天下之繫屬于賢也。亦不固。**評**果如此。則賢何必得天下。此顏山農所謂堯舜不能

殺舜禹。索性以天下結識之說也。文誅凶舉才。堯皆使舜任之。而舜之於禹。則使之隨山刊木。旁行天下者。無寧曰焉。皆所以樹兩人于天下。而陰以晦吾子也。評此是私心作用。文惟二子知之。隕然聾其聽。昏其明。愚其智。使天下聞之。或曰頑矣。或曰傲矣。於是迫舜禹而起。而舜禹始無辭于天下。此二子之志也。評然則朱均可謂至德矣。幾疑桀紂亦為湯武地耶。且如此舜禹亦是私心。總以後世事理論古人。以庸俗心情窺聖人。凡熟于史者。其病每如此。

**金聲文**使二子有天下。則天下必受其害。以聖情論。非所以為天下計也。使二子有天下。則其身亦并不能安。以常情論。亦非為其子計也。評二義的的。見聖人處得仁至義盡。無一不得其所。啓能繼禹之道。全在一敬。

久遠卽上文多少。久未久比較不齊。是總說三人。却是止說一人。全為解說禹德之不衰。與益所以不得傳之故。歸之天命。其說已盡。然天命是渺茫渾淪語。匹夫以下數節。又推明天命所以然之理。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首節

割烹要湯。有兩層意。時人撰此說。專為自己苟且卑污解嘲。萬章述此言。為孟子守禮義。不見諸侯規諷。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節

聖賢于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上。不肖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識權變。只為經天緯地事業。都在遮些子上。做毫釐差不得耳。自作用之學興。竟分體用為兩截。更精而講合一。則索性以作用

爲本體。引得一班苟且無忌憚之徒。妄作妄取。輒以英雄自命。曰成大業者不顧小節。外間靡所不爲。只不管自己身心如何。雖其中亦雅俗高卑之不同。然下梢總歸于小人。卽諺所稱光棍耳。且道自古來作用之奇且大。有過于伊尹者乎。看孟子說他本領。却只得非義非道。則天下弗顧于駟弗視。一介不與。一介不取。若不是後來一番事功。也定說他有體無用矣。

**陳際泰文**道義見于取與之際。而藏于一介之中。**評**便見一介取與不是小事。**文**古之有爲者。恒致詳于平居之時。而力爭于毫釐之際。**評**今之有爲者。反是。**文**一介之誤。不自一介止也。他日秉權用事。取與之干清議者。或重于丘山。**評**此義疎。不論後日。只當下便是。若說他日作用大。則仍看得一介小矣。由其見處未的。竭力欲說得一介大不道。反說得一介小也。蓋一介之不

取與。卽是伊尹通身本領。體用全副在此。不是一介取與小。後來任天下之重。乃大也。道義只是一箇道義。在一介不曾欠。在天下不爭多。不待推廣勘驗。方見其大。只爲後世盜賊之行。皆可以爲君相。看得此理不同。遂謂成大事者不顧小廉曲謹。一班無恥無行。靡所不爲。皆以英雄豪傑自命。不道開天闢地。一箇極奇極大功名作用之聖人。其本領却只在一介上做起。蓋一邊純是道義。道義不分大小。一邊純是利。利則有大有小矣。

湯三使往聘之節

**東藩文**云。**評**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三句是伊尹止爲堯舜之道轉計。正見其出處之正。非爲身與君民功名事業起見也。先儒云。汝道讀書做到狀元。便了却耶。遮上面更有事在。又云。天下事非甲爲則乙爲。豈伊尹見不及此。此篇扼定道字。

下語親切。直是所見者大。若但鋪張際會。說盡君民吾身關係處。只寫得如今秀才胸中耳。博一舉人進士。便了却半生讀時文一場辛苦。何嘗不道致君澤民耶。許大世間。橫術廣廣國中無人。對此真堪痛哭。

天之生此民也節

首句此民中。便有予在。等民也。只覺處分先後耳。方見下予天民三字神理緊接。

**唐順之**文先覺矣。而不覺後覺。則是爲天心之所獨厚。而不能體天心之所均愛。非天所以惠民之意。亦非我所以奉天之意也。**評**體貼出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己私。亦并不徇天下。卽有罪不敢赦。罪在朕躬之意。當時君臣一德。是何擔任。是何敬畏。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三句正見顧諟明命之旨。著一點矜

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不涉聖人分上。便純是私意。其自負大言。正是割烹伎倆矣。**文**吾將因其不息之體。而通其暫蔽之機。**評**道本在斯民。此等語無本領者。必不能道。卽讀此亦忽略過去。**文**使天下而復有先覺者焉。吾固可以安于畎畝而無所事也。今而未見其人也。非予覺之。其孰能覺之。**評**跌起誰字好。方見聖賢赤心。不是妄自尊大。孟子舍我其誰。亦是實語。痛切語。

思天下之民節

思字剝出聖人心事。是孟子設身處地相見處。

思字向堯舜之道生出。并不在民身上。

思字直從樂堯舜之道來。已字從吾身親見來。

思字粘煞伊尹說。如早晚做个話頭。直說得口中念念有詞。越做

越呆矣。孟子却是從他前之樂道後之伐夏體貼出來。

思字。人只做得伊尹濟世澤民急任功名一邊。看來與歛歛樂道意思打成兩截人。則伊尹竟是始終參差蒼黃反覆一流。幾不免嶽嘲隴笑。淵愧林慙矣。能從樂道中看出思之源流。方見伐夏救民正是歛歛樂道中事。與堯之憂民舜之不與禹稷之飢溺孔子之蔬水顏子之簞瓢孟子之好辨聖賢揆同趨一處。

**劉思敬文**以天下之民之衆也。其自堯舜之澤而外。皆溝中也。

正是危微本旨。不是功利熱腸。文違道之君子。法敝之卿士。盡可作匹夫匹婦觀也。豈必保全愛養之為堯舜之澤。而矯勵懲艾之非澤也哉。伐夏救民正是堯舜之澤。方是伊尹之思。

匹夫匹婦即民。不過言其少耳。不作兩層。

堯舜之澤。指除亂興治兼教養實事。若單講覺字。便容易蹉入禪

去。

下面二十五字只襯簞一个思字之盡且急耳。但思字却有箇根源。若止向天下事功上著想。止寫得後世豪傑志量。到不得聖人心上。

此際之憂。便是向來之樂。因時遇而分露。其實未嘗分也。讀朱子感春賦云。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吾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歎聖人心坎中憂樂同原。直自具一箇天地。後世學者胸窩。只有一副私心。以得喪為憂樂。如何見得遮箇道理。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句最易說入豪士急功名。英雄試經濟。著一分意氣。便不涉聖人心事。天下之重。正為堯舜之道在我。堯舜之澤亦在我。更無可誇處耳。

天下之重。正指堯舜之澤。不是虛說功名。

天下之重。只在道上看。自任只在天上看。如此方見就湯伐夏。却是正已潔身內事。若注眼但見就湯伐夏一節。任重不覺說向外去。反爲割烹左證矣。故此句須對下節講。

**龍文** 尹惟見吾學之大小。必以天下爲驗。而天下之治亂。遂不得不與吾學相關。**評** 只完全一箇自己。便是任天下之重。我所覺者。非人之所喻。則我所任者。亦非人之所知。前有千古。後有萬年。此際實具危微之機。**評** 人苟見道分明。自不放當時下之重與下正天下對。但有正已以正天下。無正天下以爲己之理。故任天下之重。全在一自字。句句鞭辟向裏。方得關割烹本旨。

如此二字。慎重之詞。非夸大之詞。重字乃不敢苟且意。非不肯狹小意。方是關割烹本義。蓋此句原兼處。猷與就湯說。就湯固爲任重。弗顧弗視與器器却聘。亦正爲任重也。人只說得後半截耳。正已乃所以正天下。天下是已分內事。天下不正。于正已尚虧欠。兩邊夾說方盡。

放桀放太甲。直是開闢來未曾有之事。自伊尹敢犯手創爲之。只緣伊尹胸中有箇堯舜之道在。堯舜之道中有箇天在。逼得箇伊尹不敢不犯手做。後世抱不哭孩兒者。固不能學。敢于篡奪無忌憚。至以作用爲卽三代者。又伊尹之罪人也。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節

緊扼定堯舜之道。便可放鬆要字。要字愈放得鬆。堯舜之道愈扼得緊。割烹之誣。不辨自明。

既云堯舜之道。便不可謂之要矣。而云要者。此是孟子善辨。亦戰



國人口氣如此。承認要字。正是辨白要字。若一推開。反認煞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於衛主顏雝由節。

彌子之妻一段。止爲孔子與衛靈膠粘不著。不意中生此奇緣。與子路敘親。正伏孔子線索。旁外扳捨許多眷屬。都是梯媒關節。人意中籌願。因歎世間奔競之徒。乞婚納嬖。聯譜贅宗。以黷賄營進。陽陽驕人。而恬不知恥。使得一彌子之妻門路。更不知如何榮詡矣。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二句原從上有命二字。推補出聖人槩柄。須知聖人不是一切委之數命。其知命也。正以禮義耳。看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而栖栖卒老於行。此豈委心任運者耶。故此二句。指平生大段說。不指處衛一事。禮義亦不專在進退上用。

觀程朱立朝進退之法。便知孔子。

聖人不言命。閒或言之。特爲下等人說法。使易開明耳。於此中略存懸望計較之意。便非。今人不信命。固不可。若一向委之於命。而不修人事。尤極壞事。須知命字上。又有一層。人惟見不到上一層。故并信不煞下一層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節。

主司城貞子二句。只敘貞子去就。便見貞子之賢。只贊貞子之賢。便得孔子之主。

吾聞觀近臣節。

門戶厲階。至今爲梗。此古人所以謂去朝廷朋黨難也。然使爲人君者。能識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四句。正可從此辨出種類耳。只要辨得一二閣部大臣。便可辨朝士。何可辨。

外僚矣。復何難耶。明此方知歐公朋黨論。猶未得其要領。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章。

百里奚。虞人也節。

孟子開口第一句。只虞人也三字。抵得多少辨難。

傳家第一句云。某者某人也。然彼是土著人籍貫。此是流寓人來歷。下文多少事故。盡要于此六字中見之。方好。莫粗淺看。

要說得百里之忠。與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著。若但做避難自全。隱默圖利。是奸也。非智也。智字識得不錯。纔勘得此一重公案。

百里奚不諫句是案。下節是斷。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節。

此節孟子文法。極錯綜變化之妙。

全節只智賢兩義耳。智見其知所不為。賢見其品行必不為。忽幻

作六段。反覆藏頭隱尾。極跌蕩精妙。

出脫百里奚。只在知虞公之不可諫一句。下面但反覆申明此句耳。

**唐游文**不原其不得不去之由。而深信其所以必去之故。則興亡之際。朝齊暮楚之徒。且將以賢智為口實。而始進之羞。又其不足辨矣。**評**見好事者造言之由。方知孟子辨析關係不小。

好事誣奚。正為當時苟且干進者地耳。由其言。必且以名教節義為桎梏。以興亡去就為浮雲。故孟子直舉其入秦之故。辨之。令好事者更無指摘處。

奚不相秦顯君。其賢智自在。

百里相秦事功。他無可考。于春秋見殺之師。而秦穆之誓。聖人取

之經。此顯君傳後之實。可知一部春秋大旨。與六經同歸。凡為聖君賢相。事功莫大於此。

自戰國開功利之說。後世許多學術門徑。總出不得此二字圈子。欲為君者。不論篡弑僭竊。曰逆取而順守。欲為臣者。不顧喪身失節。曰枉尺而直尋。孟子一生所憂所關。只在此。故弟子皆以不見諸侯為疑。割烹癰疽。食牛數章。問答之意。有在。非泛作一卷史論辨疑也。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二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三

孟子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節

清之上。再舉頭看聖之兩字。乃得要之清字。原不同也。

聖人所為。使于天理人心。有絲毫未當處。便不可謂之聖。又何有于清。清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嚴肅。則清處為多。非謂其以清為聖也。勿寫入孤高一流。作獨行傳贊去。

清字從倫常義理界限分明處看。方是聖之清。是聖之時。不是以時為聖。

聖之下。加箇清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聖所同也。清任和時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為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

惟清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其高。并聖字亦高一層矣。卽是下文聖由於智之義。只一時字。包得三聖。惟其智也。

時之義。正在變化不同處見。有統看。有拆看。統看者。千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無所不有。拆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

**唐順之**文學未至于聖。而遽欲爲其時。則心無所主。或反流于猖狂縱恣者矣。漢儒反經合道之論。可鑒也。**評**曰。聖之時。先須得其聖。而後論其時。此意好。**文**時非聖人不能用也。**評**時字是聖人勘語。道著用便不是。聖人亦無用時意。**文**至聖之所以爲聖者。不外乎中而已。**評**提出中字。正見發明。看末節註。三子智不足及時。中道理自得。張評不必拈出中字。此俗眼講究。非學者

正法也。時之妙正在中。不知中而言時。未有不流於猖狂縱恣矣。此正荆川精于理學得力處。爾公何足與言此。此種說數。似乎高老。足以惑後。故辨之。

自古未有以聖稱三子者。稱之自孟子始。是孟子實實見得如是。故足爲千古定論。評家每謂孟子欲尊孔子。故聖三子以極尊之。是三子之聖。出於一人之私。而非萬世之公。并孟子亦權用。而非尊信之實矣。此等議論最害道。竊嘗論三代以後聖人。惟明道文公爲第一等。惜無孟子其人出而定之耳。

孟子願學孔子。而其任處氣象。實似伊尹。故其稱尹處。尤極精采。割烹太甲二章。闡論嚴正。微旨可見。或議孟子勸齊梁爲湯武。爲不可訓。此小儒齷齪之論也。伊尹孟子所見在天命民心。小儒所見但在名位。此正有伊尹之志與無伊尹之志分辨處。霍

光學伊尹而安漢。王莽學周公而篡漢。若伊尹孟子不可訓。則周公更不足法歟。

孔子之謂集大成節

集字包衆小成在內。

金聲而玉振之也。解集大成之所以然。開下聖智之事。孕下聖由於智之意。

金玉二者。在衆音之外。只一用而已。

**黃淳耀文**旋音始于黃鍾。而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去一。則有迭爲宮角之理。苟有函胡而無清越。有隆大而無纖微。是失其所以迭爲之本也。**評**旋宮雖小成獨奏亦然。不切集大成集大成謂兼統衆小成耳。函胡清越。隆大纖微咸備是已。却不論迭爲之本。

凡樂皆有終始。惟金聲玉振爲衆始終之始終。凡聖人皆有知聖之事。惟孔子知聖之事。能包函羣聖人知聖之事。時人止道得聖人必以知始以聖終一層。不是看得孔子與三聖無異。便看得三聖人於知聖之事有虧欠矣。三聖原無虧欠。只是孔子更全備變化耳。

**歸有光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知之皆真知。**評**真知二字不切。清任和皆真知也。孔子之知更全且盡耳。

凡聖皆以知行爲始終。但非集大成之始終耳。

三子自有條理之始終。却與始條理終條理之始終不同。

所重在條理皆貫耳。

上節分列聖號。言各造其極。聖字之理已明。此突出个智字。正分別孔子之所以兼三聖處在乎此。

上是疏集大成三字。就樂說。始條理者以下。方轉合到孔子身上。說亦共曉也。忘却條理二字。一任說知說聖。總不切孔子一句矣。蓋條理各有始終。惟金玉又總始之總終之。猶三聖各有知聖。惟孔子能包舉之也。此旨分明。下節聖由於智之義。已隱隱逗漏。理無不全。只是人心之明。收拾不盡。下節之意。即從此見得。

智譬則巧也節

上節聖智分說。此節說聖由於智。而首二句尚平列。巧力欲重不得。

附末二節文

惟時聖能合三聖之全。智異而聖益不同也。蓋孔子之異于三聖者。實以智聖合三聖之大。而其所以能合者。則尤在乎智也。觀

之樂復觀之射。不可得其獨尊之故哉。且以天下視聖人。凡爲聖人無異也。以聖人視聖人。而後悟聖人亦自有其偏全焉。不知一聖之全。不知羣聖之偏也。不知一聖之所以全。亦不知羣聖之所以偏也。觀其後見并包之量。有甚宏。迺其先見本源之際。有獨至。此其說可善喻而得之。吾列敘四聖而分系之。以名得無謂清任和之與時。各專一聖人之號。而莫能相兼。將同類而並觀也哉。此明乎聖之謂聖。而未明乎孔子之謂孔子也。今夫春秋冬夏。析之無不可以極一氣之理。而必以備序者爲元運之周。速久處仕。分之無不可以盡一聖之德。而必以統同者爲變化之至也。然而時也者。循環而不見其始。流行而不見其終。是可以觀孔子之聖。而未可以觀孔子之聖之事矣。則猶未明乎孔子之謂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夫春秋號樂。統名金奏。詩

頌和平。必依磬聲。蓋以建中和而總條貫。以降天神。出地示實。惟金聲玉振主之。何則。編金之鏗也。編石之辨也。匏土之函。胡也。革木之隆大。而無餘也。絲之哀。而竹之濫也。大不揜細。短不凌長。分而觀之。始終咸具。此所謂條理者也。然八音各自有其端。而不能共爲端。各自有其止。而不能共爲止。合同而化之外。有爲之綱紀者焉。則金聲所以始條理。而玉振所以終條理也。吾于是憬然于孔子之事矣。洪纖清濁。翕然萬殊。始之所以極其變也。清越和平。詘然一貫。終之所以成其章也。故有鐃鐘以宣其氣。而有特磬以飭其歸。猶之有神明以開其天。而有化裁以入其域。知事也。聖事也。孔子之集大成。以此。然而智也。聖也不第孔子有也。知清而後能清。知任而後能任。知和而後能和。三子未嘗非知也。知清而必底乎清。知任而必底乎任。知和而

必底乎和。三子又未嘗非聖也。然而集大成必歸孔子者。非其聖之有至。有不至。而由其知之有大有不大矣。此其理猶射者然。射而不至。直不可謂之射。至而不中。則已及乎百步之外矣。雖失鵠焉。若毫釐。固不爲病。然有發必破的者。過之。終不若其至而中者之巧力兼絕也。然則三子之止于清任和也。聖限之乎。知限之乎。孔子之集大成也。聖異之乎。知異之乎。以是知賦受之散殊。雖聖人不能無厚薄。惟克盡夫賦受之量。斯散殊皆可以盡性。學聖者固恃有力行之功。而理道之中正。雖聖人不能無明蔽。惟推極夫理道之原。斯中正自出于窮神。學聖者尤貴得致知之要。其在易曰。知至至之。致知也。知之在先。故可與幾。知終終之。力行也。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然而皆統乎知矣。則智也。聖也。在孔子者一。而無端。在學孔子者分。而有序。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黃淳耀文**昔者三代聖王皆起于侯伯者也。身有正天下之功。而其時之莫大諸侯。亦未嘗有亂天下之罪。使一旦舉封建廢之。何以謝元德顯功之後哉。**評**何故處心積慮欲廢此法。**文**吾之所因者勢也。後世子孫之所因者法也。法不足以維其勢。則治之功歸于勢。而亂之罪歸于法。是天下無賴有天子也。故定爲一切之法。使後世變吾法而得亂。則吾亦無罪于天下焉已矣。

**評**看三代聖王皆憑勢得天下。此却是大害道之言。聖王亦無以法維勢之意。其法皆天理之自然。後世多此種議論。由其胸中先有是郡縣非封建之意。而發**文**吾聞先王建都。置諸四達之地。使後世有道具以興。無道速以敗。則其視天下猶公器也。**評**可知無私安子孫意。**文**惟是子孫不安。則天下亦受其亂。內

勢不重。則子孫不得而安。欲避私子孫之嫌。而反成亂天下之勢。非得策也。于是分天下爲九州云云。**評**只是天下不安。子孫亦受其禍耳。內勢之重。亦天理自然之等殺。豈爲安子孫而重哉。後世舉天下皆私其子孫。子孫又何嘗得安哉。**文**以在官者食其勞。在田者食其力。而皆以爲環衛天子之地。**評**理勢固然。然以此爲制度之意。便悖。**文**黃池爭長之時。稱王者忽降爲伯。秦楚爭伯之日。並帝者仍退爲王云云。**評**觀此爲法足維耶。抑理足服耶。**文**將欲按王國之籍而正其爵。按侯國之籍而正其祿。非命世大材。崛起在位者不能。**評**須聖人耳。命世大才。何代無之。○看其經營指麾。直有管仲孔明作爲氣象。惜乎本領卑。只在權勢功利上起脚。不見三代聖人全體大用耳。

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讀之。謂封建



爲必不可復。余以爲先王之經理弼成。不過度量宏分寸明耳。然則雖一家一邑。非此不治。況天下乎。張子宋公必不吾欺也。五兵作而殺戮多。封建制而爭戰烈。聖人豈不知之。然必不可已者。其利害有大小也。後世不知聖人深意。以一姓之私。廢生民之公。究其子孫受禍尤酷。流未有之毒於無窮。則何益矣。此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爲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古爲不可行。以彼爲妙用。何不識死活哉。其亦未之思耳。

**章世純文**先王之班爵祿。要於足以相馭而已。**評**便只說得勢力。文臣與臣不欲其太別。不甚別。則可通協恭之義。兼可爲犬牙之制。**評**此却以暴秦之肚腸揣摩三代聖人之法制矣。臣與臣何嘗不大別。卿與中下士相較。不止十倍也。**文**千里猶終不足

以馭百里也。先王固已無奈何矣。**評**何不爲郡縣。然則暴秦智勝先王矣。聖王制度。皆本天秩之自然。以爲節。爲其理當如此。不從勢力相制起見。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聖人意思中原。無私爲子孫世世爲天子之謀。雖上下相馭之道。未嘗不在其中。然非其本義也。若爲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于廢封建爲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于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並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陳蔡泰文**封建者聖人公天下之大端。要亦以自利焉。其爵位祿入。一與天下共之。然後人主之勢。蟠于天下而不易動搖。**評**如此說。只成勢利。雖曰公天下。皆私矣。豈足與論古聖人制作哉。**文**天子者。自天言之。有司之大者也。**評**提一天字。便可見封建

之初。文諸侯大者百里七十里而遙。小者不下五十里而近。衆建而少其力。示易制也。評此賈生利漢策。非三代以上意也。文凡言封建不可行者。慮各制其國。或至戕民耳。不知戕民起于旦夕之任。不起于世享之君。令其有社稷而長子孫。夫何所不拊循以自固。評此郡縣制行。天下所以多酷吏也。文凡言封建不可行者。慮各據其國。或以召亂耳。不知召亂起于悍侯者小而遲。起于無悍侯者大而速。令自有其土而自戰其兵。夫何所不挾持而因以自延。評秦亡之速。宋亡之慘。可鑒也。看他古今之說。雜揉參和而出之。然到底今多古少。蓋其隱微深錮。皆今說所浸灌。而古說之至者未嘗有聞。漢唐以來文人多坐此耳。

天子一位節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不是必如此而後天子之尊爲不可及。專要尊秦以後心法也。

艾千子封建公侯卿大夫。原以四海之大。兆民之衆。與之共理。方是聖人之心。今作者盡講入防微杜漸。制馭鈴束。事制曲防上去。將先王公天下之心。爲秦人郡縣自私。漢高猜忌功臣之心。後學如此作文。真不讀書也。評千子之論至矣。陸機柳宗元尚不明此義。況秀才之猥陋乎。

天子之卿節

祝翼權文以內制外。以重馭輕。此亦法制之善。勢使然耳。先王何庸心哉。不然。意主外重。則侯服而稱王者有之矣。意主內重。則世卿而分國者有之矣。先王亦安能逆計其變。而曲爲之防哉。吾故曰此公天下之心爲之。而非有私也。評後世如唐重藩鎮。宋重禁軍。都是私意耳。重內輕外。此老生之常談。而後世經國

者亦只講得犬牙相制。然則立制之初已純是一團權詐。又安望其後世之無弊也。讀此覺如太陽當空。翳霾盡消。而世且必曰。此老生常談也。奈何也。只爲偌大世界。千百年來。總是一個私心結成。牢不可破耳。

耕者之所獲節

**王綱文**農夫終歲辛勤。猶不免于窮飢。而官司之守。不耕不獲。坐飽富強之利。則又誰不樂在官。**評**近日此輩橫極。買一闕有至萬金者矣。**文**庶人身辭畝。既無望於秋成。而官家之事。一不當。刑罰隨其后。實則稍廩不充。彼又何樂于在官。**評**此俸薪工食之所以不可薄。正所以責其廉也。此節原只爲庶人在官者定制祿之準則。從此推之。則君卿大夫士之制祿。義亦盡此。而凡祿之制。皆起於農。則爵位之原。亦起於農。天生民而立君師。義皆包舉矣。此言外微意也。

**章貞文**自代耕之義不明。而吏胥羣役。因得以侵奪愚民。其時公侯卿士。又但知剝民自奉。而先王重農之旨。於是乎泯矣。**評**後世民害。盡此數言。

此節根源。却在上一三節結句中。

此節耕者二字直起。原從上文代耕二字生來。代耕之義。上通於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盡耳。天生蒸民。俱合一夫百畝。特人各致其能以相生。故有君卿大夫士之祿。君卿大夫士。俱合一夫之食。特其功大者其食倍耳。皆所謂代也。參看並耕章。此義更分明。

須知天子以下皆代耕耳。

爵祿從上看來。似推到庶人住。不知從天降下民看來。其義原從

庶人始。直推到天子住耳。天子亦代耕之極地也。

不是先王于極細碎處皆寓深心。天下大道理。原從此起。如九章之始于九九。七政之始于日行。聲律之始于管吹。先王建法。必從此起。率明耕者所食之等分。以之起算。直至天子之祿。皆由此定。但言庶人在官者。以耕者以上貼身一級人言也。庶人在官者。與下士貼身一級。卽中士。由此節節推上。次第分明到底。可見先王井田封建之原。都只從耕者立義。而天降下民之意。與聖人本天制度之道。亦昭然可見矣。

天生民而立之君。必足以濟斯民。而後享斯民之養。故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于農。祿自農生。故差自農始。由庶人在官者逆推至天子。止此一義。故以此結通章。不僅解在官一類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皆視其祿位爲苦事。今

則皆視爲樂事。惟以爲樂。而民生之苦。有不可言者矣。

差字之義甚廣。人自認煞在此節耳。不知此節固差之根也。祿由農差。則爵亦由農差。上次五等。卽五等六等之上次也。

周官一書。安頓府史胥徒幾許人。孟子此章言制祿之法。大國次國小國。必說到庶人在官。而此節又提出另講。以爲差祿之始。竊謂周官孟子。何切切以此輩爲計。自今觀之。乃知天下惟此輩極難安頓。後世天下不治。只坐此輩無處置法耳。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總不能出此輩圈。積刑名簿書。出其手。典故憲令。出其手。甚至于兵樞政要。遲速進退。無不出其手。公卿守令。猶傀儡也。而彼實其牽線提掇者也。使一刻無此輩。則宰相亦束手矣。是以老吏蠹胥。蝗蝻衣鉢。并爲一羣。牢不可破。如此則天下安得復治乎。然後之儒者。商之亦久矣。如差役雇役總無

良法。周官孟子之遺意難言之矣。

即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已自不少。外而侯國家臣。更多可知。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周制授田多于古。亦或其一端。

此輩正要安頓得法。亦須體量其意。三代致治。未有不由此也。自封建變郡縣。仕宦如歷傳舍。而胥吏坐長子孫。仕宦素不練習。而胥吏皆諳熟典故。朝廷一舉一動。必不能出此輩之手。天下者。胥吏之天下耳。然猶五方雜用。自朱賡作相。盡以其鄉人布列各衙門。而線索始一。更盤踞深固。不可破矣。

**陳子龍文**周封建之法善矣。而卒有六國之禍者。何也。代耕之法廢也。故天子尊。則在官者為陪臣。春秋是也。諸侯尊。則在官者遂為說客。戰國是也。**評**說客另是一種。如秀才失職而為游客。

幕賓與衙役又別。但亂天下則同。**文**秦不師古。以吏為師。則向之所謂說客者。盡為深文舞法之人。不則為揭竿斬木之徒矣。故秦之任吏。不始于焚先王之書。始于廢封建之制耳。**評**畢竟始于焚書。故孟子亦云惡害已而去籍。

天下任道。則重在師儒。公卿大夫皆師儒也。故天子亦曰作之師。天下任法。則重在吏胥。公卿大夫以上。無非吏胥之術矣。此患由井田封建廢來。代耕者之義。井田封建之本也。秦以後。純是在官者用事。只是任法。不得不然。非三代不用吏胥。亦不是三代吏胥天生好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首節

論交在今日。但有勢利耳。此挾不賢以為賢。彼挾不貴以為貴。幕

賓謁客。煽詡成風。詩文講學。爲籬落之吠。嗥布衲幅巾。爲馬首之舞拜。相誇爲交友之大榮。恬不知恥。引得一輩小才後生。都顛狂。嗚呼。其亦可哀也已。

**陳察** **文** 知所爲命友之意。而挾者陋矣。 **評** 不止一陋。 **文** 爲狗馬。爲子女。皆庸俗馳騁之宜。然無志于友則已矣。夫旣謁吾徒而來。則此中之律度。似當相程耳。 **評** 此吳門人所稱大老官與老白相者也。今日聲氣中人。不過此一流耳。而自謂道德文章之交。豈不可恥。要知三挾中。只有挾貴一途最利也。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節

**董楨** **文** 德隆則從而隆也。如是而惠公之心安。而子思之心以安。 **評** 其所以安之故。以其定于天也。 **文** 無德以相使。卽遇有可使者。反謙讓未遑。以外釋其嫌疑之迹。則遂繆致恭于王順長息。

矣。 **評** 燕昭之師郭隗。亦權術耳。中庸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親親之殺。易知。尊賢之等。難知。然二者皆天也。旣出于天。則其輕重差級。固有一定。而不可移易假借者矣。是故高之非亢。卑之非諂。惟世不明此義。遂有謂此節末句難安頓。并有增出一番斡旋者。皆小兒強解事也。

舜尚見帝節

凡書中而字之上。必有一讀。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句。略逗斷讀。語意尤醒。

倘云天子友宰相。諸侯友諸侯。友匹夫。天子友天子。天子友孝子。懿親昆弟相友。猶未爲奇。惟天子而友匹夫。遂成奇語。

**五典** **文** 五典之內。莫不有友焉。以父子言之。則有父事之友矣。以兄弟言之。則有兄事之友矣。卽以夫婦言之。亦敬相待如賓。

矣。獨施之于君臣之際。似覺不符。而不知其于友誼較切也。自秦漢以來。不知此義久矣。

自秦之尊君抑臣。繼以漢家叔孫之禮。迄今遂不復古。至如宋朝之寬仁有禮。而殿上坐講。當時猶以為怪。豈勝歎耶。

用下敬上節

用下敬上四句。章意本側。然連下二句讀來。尚是平語。則此四句不第側未得。并互說不得。

附此五人者三句文

進斷大夫友德之心。惟自忘故能使人忘也。夫使獻子而有不能忘貴之友。是猶獻子之有挾也。斷以不與之友。而五人之忘貴也。可知。則獻子之不挾也。更可知。今天下諸公子爭下士。士應之以千百計。謂非賢公子能自忘其貴不至此。嗚呼。此正震震

然以貴收之耳。使其身生韋布。即折節相傾。納如今日。豈有歸之者哉。友之者曰。吾以如是之貴而下士。則莫不為我致也。其致以德。仍致以貴也。為之友者曰。彼以如是之貴而下士。則安得不為之死也。非死其德。仍死其貴也。蓋其視貴也重。而以輕用之。天下阿合苟容者流。鮮不為貴所驅使。固無足怪。獨奈何有下士之德。而挾貴以行。其所得士。止阿合苟容。阿合苟容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也。亦甚愧于孟大夫之取友矣。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固也。使大夫而自有其家。大夫之友。亦必久矣。不與大夫友。亦固也。然亦幸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倘不能無大夫之家。即無之矣。或陽示以貧賤之肆志。而陰感其富貴之輕身。或外飾以脫略之形骸。而中藏其精工之媚術。辱車騎于市井之間。爭飲食于傳舍之內。以就好賢之名。而成輕

侯王之節。若此者。無獻子之家。而實有獻子之家者也。於是聲聞于諸侯。而權重于國。封地日以侈。奉邑日以廣。大夫卽欲不自有其家。何可得哉。然則幸而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者耳。而又不然大抵權門赫奕之氣。多成于承旨藉燄之人。居勢者不自知其勢之可尊也。有慕勢而來者。而勢尊矣。有來而善張其勢者。而勢益尊矣。推崇之事盡。則箕踞少閒。遂驚其有屈已之奇。知其庭必無賢者之跡也。此固獻子之有賴乎五人也。若夫賓客諛佞之風。又多開于驕矜縱恣之主。附勢者不敢遽謂其勢之可親也。有乘勢以招者。而勢親矣。有招以益重其勢者。而勢愈親矣。頤指之習成。則迎合至深。反謂其有忘形之雅。知其必無正直之交也。此則五人之有賴乎獻子耳。不然者。五人。有高世之行。而獻子無樂道之誠。此五人者。必不得合。卽合焉。

而嫌隙生于燕媒之間。讒譖來于忌嫉之口。獻子之家。又安得五人之名而稱之也哉。且獻子以百乘之家而求友。天下聞聲影附。進于前者不可勝數。要皆求友于獻子者也。而獻子之友。卒僅以五人著。是五人以外。皆不與之友矣。其不與之友何也。有獻子之家者也。然則大夫之友。無大夫之家。其以爲幸也亦宜。非幸獻子。幸五人也。幸五人。卽所以幸獻子也。不然。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嗟乎。世流日下。朋友道衰。布衣昆弟之好。每見棄于仕宦之時。平居道路之人。忽言歡于顯榮之日。至于曳裾侯門。雖執鞭有欣慕焉。或且挾其聲勢以奔走天下。天下不以爲非。交遊不以爲恥。若而人者。不惟孟大夫所斥。亦五人之罪人矣哉。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曰請無以辭卻之節

請無以辭卻之。辭字與却字不連。請字與無字不連。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節

充類至義之盡也。本句解猶盜之云。言外見非盜之義。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節

此是端倪。端倪即從本體流露。但有大小微顯之分耳。非于大道外。另有隱曲周旋作用也。大士文甚暢晰此旨。而不覺于滑時。又忽墮作用界去。亦熟處難忘耶。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節

**王揆文** 輒大不孝。美諡以愧其心。後儒之解春秋。每有此論。朱子辨之明矣。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章

此章論聖賢出仕之大略。盡于是矣。顧人之自處何如耳。毛義奉

檄而喜。伊川不為妻乞封。其義一也。

退之爭臣論。永叔司諫書。俱從此章脫出。

始進以正。為貧為道皆有之。

美官不過多得錢。此宋太祖愚弄武夫之言。不謂今日學士大夫

竟奉此為安身立命之術。

為貧者辭尊居卑節

為貧之仕。只合講富。如何論尊卑。尊卑所以為貧富也。

辭尊居卑節

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此中正有學問。并非傲物玩世之謂。

學者果有本領。便自無所不可。只問今日我當自處何等。當如何

盡職耳。纔說有輕世玩物之心。便非聖賢學問。曰非百里才。又

曰大事不糊塗。小事糊塗。只是本領不濟耳。

孔子嘗爲委吏矣。節

貧仕固不爲行道。然其所以不爲行道者。卽貧仕之道也。辭尊富而居卑貧。卽行貧仕之道也。故位卑立朝。易地則皆然。會計當牛羊茁壯長。卽是地平天成。萬物得所。手段事有大小。道無大小也。若位卑時身不行道。立朝時亦無道之可行矣。孟子引孔子作樣子。豈爲貧仕者開方便法門乎。

**歸有光**文。君子不能行道于斯世。而至于爲貧而仕。宜若可以苟焉爲之。而不知禮義所在。無時而可苟者。**評**此透頂之語。人不解道。**文**使其出入無悖。芻牧有方。云云。**評**會計牛羊中。卽見全體大用。此便是曾點暮春一段。具堯舜氣象也。○仕原主行道爲貧而仕者。仕之變而行道之體用。未始不在其中。處處從末

後一句倒折入來。方見爲貧原不在道外。可以苟且得者。但責任大小輕重不同耳。是亦道也。人講兩而已矣。語意直是輕忽。此于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中。看出絕大本領。方見聖人仕止久速。無時無事。不是平成手段。直至堯舜事業也。只浮雲點太虛。此是甚境界。如是講而已矣。豈是苟且了得。此不是太僕。莫想容易道著也。

位卑而言高節

道不行。句。應仕非爲貧也。句。位卑言高。句。應有時乎爲貧。句。結所以然之故也。大意側重爲貧者辭尊富而居卑貧一邊。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曰。君餽之。則受之節。

子思不受之下。蓋字之前。正有下節善養意在其中間。

繆公此閒正要想出法來。奈何以無餽便了。

今日之臺無餽。正由于前日之亟問亟餽也。蓋字只是直接。更不再作一轉。商量出善處之法。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節

只是鼎肉兩字。上節讀得略重。此節讀得略輕。上節讀得略遲。此節讀得略快。中閒許多意思。便已了了。此程子點掇念詩之妙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且君之欲見之也節

**艾南英文**爲其多聞而師之。註萬章原不說師。孟子謂多聞則已可爲師耳。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節

本爲不見諸侯。說到君欲見賢。夫義路也。以下又轉收到賢人身。上若再根見賢。則顧賓失主。却又脫離不得。

夫義路也。四句緊承欲入閉門句生出。不是辨讚君子。正是責重諸侯。君子所以不見。正爲諸侯不以義禮耳。此正對答不見諸侯何義一句。詞意隱巖。

能由出入。都在平素學術上講。不專指見君。見君義禮從此出耳。章意重義字。義之所出爲禮。非二道也。但上文從門字落。人易認禮字爲重。不知引詩只說義。故註云證能由是路之義。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此章不是推廣交友。正極言取善之法。節節從自己分量識見。恢廓上去。可見誦讀論世。卽窮理格物之功。正是身心性命關通處。非永嘉博辨古今。徒成个沒頭學問也。上蔡熟舉史論。程子

斥其玩物喪志。及程子看史。却一字不遺。上蔡初頗不服。後乃悟其妙。做話頭接引後起。熟思此章之義。此話頭如桶底脫矣。上節言人之分量。下節乃言其識見耳。上節數層。只要襯出爲未足三字來。以見其尚論之識如是也。若分上節爲友一鄉友一國友天下。而以下節爲友古人。兩節一串直下。有層級而無異同。則真不會誦讀詩書者也。

須知論世尚友。不是教人輕作史論經解。妄批駁古人一通。如蘇氏文章。定以翻案見奇。後世祖述。不論義理。開訶佛罵祖之訣。此又尚友之罪人也。孟子大旨。是教人去格物窮理。卽所謂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耳。明得此義。上下節本是一串。

首節

鄉國天下是分量。不是地方。

天下善士。是頂一號人。如郭有道黃叔度諸人。猶未足以當此。學者伸紙舐筆。便要見得其人身分始得。若徒作聲氣應求之言。猶是八寸三分帽子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節

取善無限量。在人志識耳。以爲二字要說得好。

**熊伯龍文**云云。評他所見。只到得論古二字。不道此章總爲一箇善字。是大脫卯處。

又尚論古之人句逗住。是接應上句語。虛籠下四句。下四句是此句之緣起方法。頌詩二句。要跌起下知人論世。

**陳子龍文**有志於天下者。必結納當世之偉人。而以意爲之。評此章原不爲得志天下而設。開口便粗。與章意無涉。**文**老師鄙儒。守章句。拘文辭。茫然于時勢之殊。而是古非今。遂使大略者一

槩罷去。評吾嘗謂講章所以招邪說。卽此意。然只爲茫然于道  
理。故并時勢不知也。文儒鄙之家。好論其理。至于空虛。而必入  
于迂腐。其治亂興亡之故不知也。評好論理。安得空虛。空虛迂  
腐。正不明理耳。明理安有不知治亂興亡之故者。文浮慕前修。  
強求其合。則以上古之事。可興于末世。而天下受其害。好執一  
說。必求其全。則自大賢以下。不免于謗議。而通人疾其好。不知  
世固有異同矣。評古道未始不可興于末世。只是見淺力小耳。  
其意專譏程朱。乃所謂不論不知也。況此豈止異同。匹夫崛起  
之人。不見經籍。而行事暗與古合。或偶舉古人一二事。而瞭  
然能知其成否。此其能審大勢論大端也。評然則不必誦讀。而  
竟論之知之乎。全不是論世。知人道理。頌讀論知。總以求古人  
之善耳。非謂通達上下時勢也。尚友只爲明善。如孟子尚論伊

尹伯夷柳下惠。能斷其皆聖人。而願學則歸孔子。是爲善頌讀  
論知。爲友善之極則。此只做得精于史鑒以立功名之說。故不  
但詆程朱。并有輕孔孟之心。學者所當戒也。文宋人盡貶漢唐。  
而奉周公孔子。吾恐古人不我友也。評滿肚痞塊。爲害在此。如  
其言。將周孔不足專奉耶。可怪矣。人每怪宋人苛論古。無完人。  
以爲好譏彈。非也。宋諸子論古之嚴。正是爲已求精。亦以愛天  
下後世耳。卽如揚子雲。未嘗不稱其好學而賢。然使不爲莽大  
夫。不更賢乎。好譏彈者私也。惡也。辨析研窮以求至善。使後世  
可法。此公也。善也。此之謂能論世知人。此之謂能尚友。友善者  
以友求善也。非私其相好。亦非周旋古今也。

論世惟孟子爲至。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之爲聖人。孔子之爲至聖。  
皆古無敢言。而確然定之。至今無以易。或以詩書論。或不以詩

書論。此孟子尚論隻眼也。

春秋之書亂。而折衷于孔孟。漢唐之書亂。而折衷于程朱。論世不得聖人之義。是非橫決。徒以書禍天下耳。今日議論亂甚矣。其孰從而折衷之乎。

古今讀書弊病。大約不出穿鑿附會耳。

**葉燮文**云云。**評**讀書論世中至味。說得津津有味。痛快。以視舍詩書名教之好。滾滾馬頭塵。其所交盡浮薄齷齪之徒。蠅營狗苟塗抹淫哇。居然共命風雅。以逐臭攫金為心。不復知世間有廉恥事。不知于讀書論古何如也。三復斯篇。惕然有省。

齊宣王問卿章

王勃然變乎色節

**呂瞿良文**云云。**評**從庸君心坎中。搜索出一時情事。覺得利害切

身。又是不可言之隱。被田舍翁不曉事。唐突及此。又不敢直吐其言之非。又自以為有容忍。令左右不洩不測。不覺默然時。已露出勃然變色之狀矣。



子評語正編卷三十三終

孟子

三言言卷三十三

